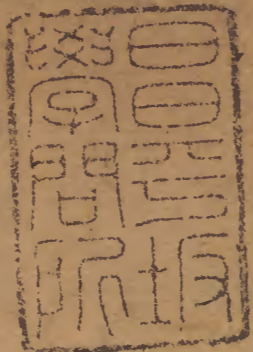


詳訂世史類編

卷廿七之九



唐

			五〇八六	漢書門
二四九	四七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六四	五〇八六	漢	
一四九	二四六	書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內	
番號	漢 5086
冊數	24 ( 13)
函號	284 76

編年三十七号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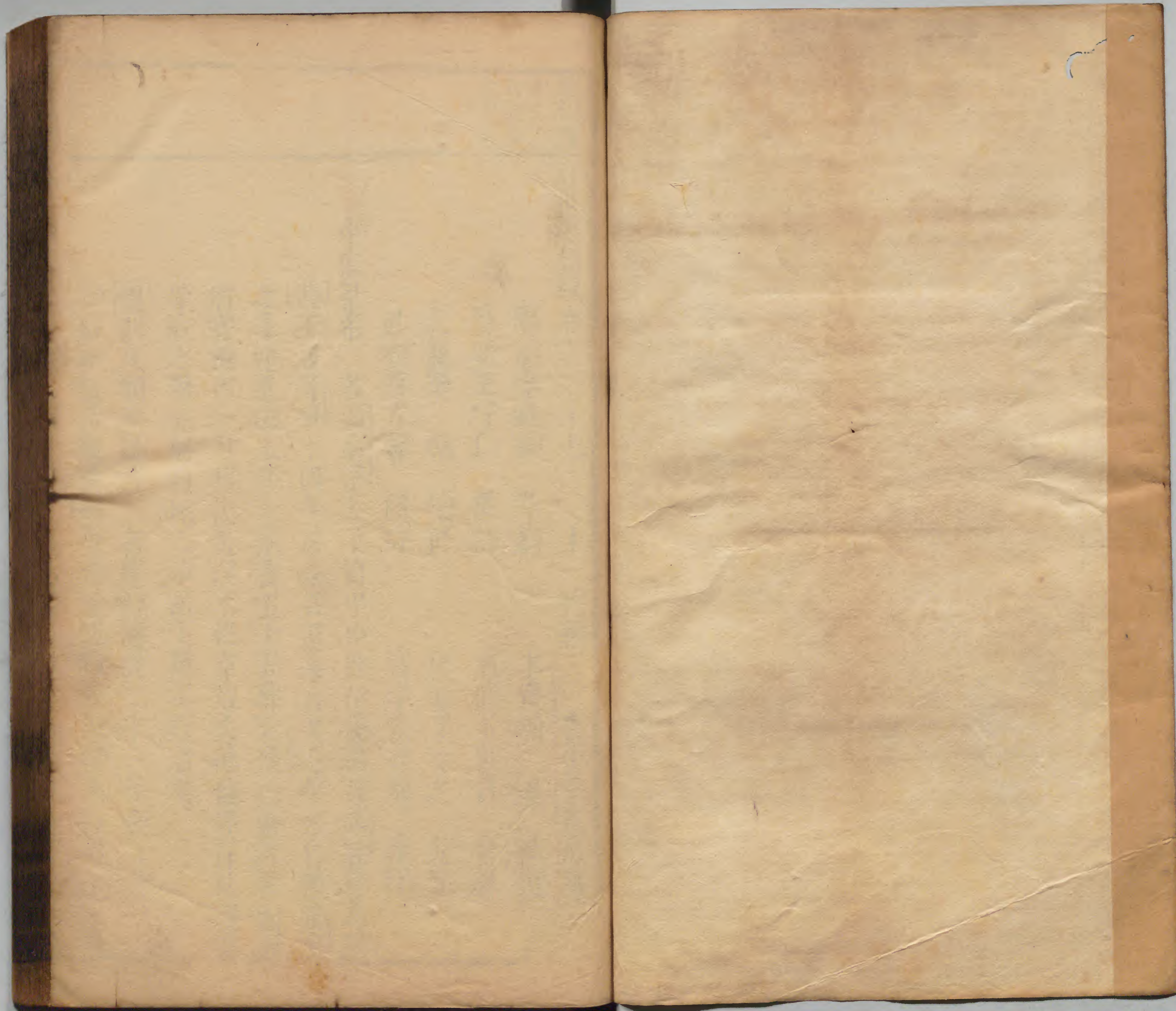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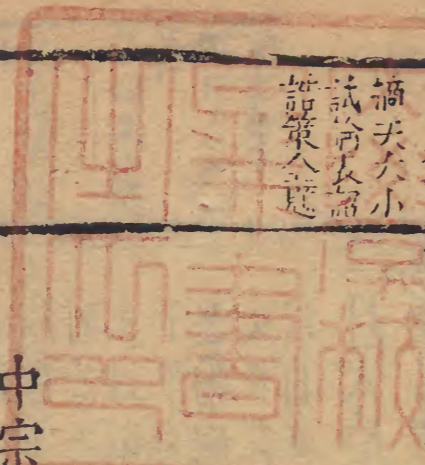
重刻譯

訂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七

十一代編

唐中宗武后廢

摘天大小  
試論表語  
諸策八意



臨淄李純卿 草創

陽明王守仁 覆詳

大蘭李 槃 增修

妙凝蔣方馨 閱訂

木齋謝 遷 補遺

鳳洲王世貞 會纂

鐵菴文安之 是正

賓宇張起鵬 梓行

中宗皇帝 名顯高宗太子自甲申即位後為母武后廢為廬

陵王居房州十四年戊戌召還東宮又七年乙巳賴張柬

之等迎還位五年而崩壽五十五葬定陵○帝久罹幽廢

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韋后失德懼罪行弑親遭

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不移者矣

附則天順聖皇后 名嬰音照僭位二十一年壽八十一歲

○后明敏涉獵乘唐中衰攘竊神器以婦人行男子之事

以女主造大唐之命任用酷吏屠害宗支毒流縉紳淫禍  
慘酷亘古一人不在五倫之數矣

甲申嗣聖元年二月睿宗文明元年正月立妃韋氏為皇后權后父

玄貞豫州今汝寧府刺史

太史受說伊  
州  
唐古開在蒙  
人嗣聖而勝  
亦必無久安之理故綱目深探本情而直書之云

劉仁齋曰愚按文公感興詩曰晉王啓唐祚王明紹業封垂統已  
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清天倫孰是司柄因乾綱一以墜天樞遂  
崇崇淫毒穢宸極虐虐燔燔蒼穹向非仗張彼誰辨取日功云何歐  
陽子乘軍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比容侃侃范太史范祖禹  
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韋蒙又按尹氏曰昔范公祖禹  
修唐鑑取法春秋黜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而通鑑則本之唐史  
列武氏於本紀印以光宅紀元日後盡用武氏之號今宋子綱曰  
此以嗣聖紀年終武氏世者蓋中宗因之正統武氏無故廢之甚  
至革命易姓無異秦操所為然天下猶唐之天下武氏安得而絕  
之繫嗣聖而黜光宅所以於二綱市人極示天下以正大之義使  
後世亂賊之徒無  
以自立於天下爾

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裴炎曰太后而謀廢立獨曰

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惟  
中耶炎懼曰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遂廢中宗為廬陵王廬陵今吉水府困於

別所立豫王且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即豫王也於別殿不  
得有所預

胡致堂曰裴炎但知玄貞與政必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  
為唐室遠慮以啓董命屠戮之禍罪不止于廢君而已也

九月甲寅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改元號光宅旗幟皆從金色金土  
書改服色見  
欲代唐之意○太后立武氏七廟追暗其祖可也為之立廟亦可也  
而必七廟焉則已帝制矣綱目別

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事當防  
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胡致堂曰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女主廢之而成  
以防微杜漸事尚有微漸於廢君者乎  
英公李敬業起兵楊州敬業以匡復廬陵王起兵其各正矣然苟不  
書討敬業本以失職怨望非真有討亂之心

裴炎防微  
比漸  
敬業起兵楊  
州

敬業舉兵起兵始即此以正此 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時諸武用  
氏之罪而非以是于敬業也 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昌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

敬業舉兵  
敬業改土

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温各坐事遭貶皆會於揚州各曰  
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為辭魏思温為之謀王於是  
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旬  
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畧曰偽臨朝武氏者可哉禍心窺竊  
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  
未乾一掬曰杯上指墳墓也上六尺之孤何在指中又曰試觀今日  
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作或對曰廢宮主太  
后曰宰相之通也人有如此木而使之流落不偶指言乎○太后從  
侍中裴炎以舊味道為內史李景謂同平章事○李敬業取潤州李  
孝逸擊殺之李敬業起兵魏思温說之曰明公以匡復為名官制大

守相之通

魏思温說李  
敬業

金陵有王氣

眾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道衡  
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足以為定關  
之基此良策也思温曰山東豪傑聞公舉事皆蒸麥為糧申鉞為其  
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議  
不解體敬業不從遂行取潤州李孝逸至臨淮戰不利御史魏元  
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命他將以代  
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退抗之罪乎孝逸乃用元忠策討元忠佐孝逸  
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處以匡復為事經軍敗身戮亦先擊敬業  
思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也不亡何待  
走之進擊敬業凶風縱火敬業大敗孝逸追斬之

敬業不用思

温之策  
天下安危在  
此一舉

元忠可為世

用  
元忠不為以  
以自用  
元忠不待價  
而沽

朝可謂不待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係此一舉使敬業而  
敗則武后愈安何係於唐幸然則將不令孝逸拒之手曰君子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誠有遠見宏畧者未尋弘道之間自晦而  
去上也至是發聲已足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德祿茂  
有道以遠亦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案按元忠真為唐室宜

勸孝造如漢灌嬰與齊建

乙酉三年

太后垂正月帝在均州每歲道必書帝

宗然綱目猶書帝者不于武氏之廢也每歲必書公所在今武氏既廢

春秋之

綱目高世之

丘壤山曰魯昭公之出春秋書其君曰公在莒侯君雖失位不致廢也綱目於每歲甲子下大書每聖之

武后世每歲書帝所在而武氏行事則以太后書之可謂萬世之高見矣說者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武氏既廢中宗在唐宗雖周

同書帝得無空礙乎不知是武氏既廢中宗在唐宗雖周虛器武氏本嘗明廢之是天下雖尊制於武氏而實唐之天下唯

日唐之天下而所以專制之者實武氏也及乎每年帝在之書必著其名而使人不疑宗於唐宗如此則義得其正事不沒實賊

臣之義又得以暴著於天下

二月太后遷帝于州今湖廣陽州府房縣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胡致堂曰女而白媒求貞女者賤之上而自薦本長上者輕之武后之詔不足論矣而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也乃引以為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為德宗等忌而發拜古

今之通詔也誠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德各舉所知

乏才何必開銜玉之門消廉恥之道乎

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書太后以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為醜之也

白馬寺主出人乘御馬朝貴皆制匱賜武承嗣三思皆執

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過請金令太后託懷

義有巧思使人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闕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

出後蘇良嗣為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

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從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

待來勿犯也

丙戌三年太后垂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置銅匱受密於太后

命鑄銅為匱朝堂西覆塗以方色青曰延恩在東并曰置之朝堂以

受天下表疏時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

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

南牙宰相所  
往來  
布石房州  
銅匱

開告密之門

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可於是告密

者蜂起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制

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於是周興來後臣之徒效

之紛紛繼起共撰告密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獄成反狀

競為訊囚酷甚或例無石縫其首或以醋灌身解得四獄元禮極其

是實時名號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

臣聞隋之末代天下未至上崩煬帝不悟專行名戮大窮黨與遂至

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

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太后不聽○九月有山出於新豐雍州

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

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疠發內外之生地氣不和而

卑阜聚土曰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

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側身修德以答天

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嶺外○太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

為御史大夫德美者盈路翰表薦之故為冬官侍郎

丁亥四年太后垂正月帝在房州○四月太后以蘇良嗣為西京留

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兆府將鸞苑中蔬果以漁其利良嗣曰公

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太后

殺司三品劉禕之禕謂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

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禕之

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

名為勅太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睿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禕

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

胡致堂曰禕之受知武后位為宰相有所見面陳之可也况返政

天議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雖然不經鳳閣鸞臺何名

禕之不犯害

成之戒

禕之名為勅

太后命王本立

推之本立宣勅

示之禕之曰不

經鳳閣鸞臺何

名為勅太后怒

賜死禕之初下

獄睿宗為之上

疏申理親友皆

賀禕之曰此乃

所以速吾死也

臨刑沐浴神色

自若

禕之不犯害

成之戒

禕之名為勅

太后命王本立

推之本立宣勅

示之禕之曰不

經鳳閣鸞臺何

四

每卷有目錄

十一代編 唐中宗

五

流芳齊直傳

此則宰相之言也

為勅此明宰

九月號州人楊成初矯制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人殺者其書何予之也武

漢帝非義也

迎帝後非義也善誅則何以勸惡後非善殺之然

太后罷御史監軍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

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中

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武氏可為法

胡亥堂曰武后不置監軍可為法矣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

武后智術之高

德皆不能出其

戊子五年太后垂正月帝在房州○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武

堅水之坤以陰代陽乾元之號其意明矣於是議立明堂因行初

太宗高宗之世屢欲位明堂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

諸儒以為明堂當在國陽內已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

遠毀乾元殿以其地為之○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仁傑

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

四祠○八月瑯琊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書舉兵與復不

復死節其義耶然明白大武氏亂唐人神共憤冲等身為宗室舉義

不克則同死社稷豈不猶勝於坐受屠害者乎書法如此所以多忠

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及太后受圖召宗室朝明堂諸王遮相

驚乃各起兵冲募兵起博州為門者所殺貞亦舉兵於豫州戰潰自

殺初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

者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仰大丈夫當

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諸王命監御史蘇珣

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

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愛黃

蘇珣大雅之士

李氏危若朝露

大丈夫無孫

蘇珣抗論不

回

蘇珣大雅之士



狄使君活汝

仁傑刀用光

公譏常樂公主於東都迫使自殺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貞黨以當坐者六七百家富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誅誤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携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張光輔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霍王元軌江都王緒東莞公融等皆坐與二王通謀為太后所殺

元軌才短不

後所殺  
胡致堂曰元軌賢王也然武氏方尚武其李而元軌為青州刺史及宗室舉事又未嘗有一戈匹馬出境而西坐待潰敗賢雖可稱而周身之智克亂之才不足云矣  
已丑六年太后承正月帝在房州○九月太后以僧懷義為蘇州道大總管討突厥討罪大義而以僧任○二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

李元朋

玄同不作告

鮮衣為長史

求冥福  
陳子昂論為政之要  
太平上下樂化

同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柰久朋周典素惡玄同誣之曰玄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教之告密冀得召見自陳玄同歎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彭州長史劉易從為徐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十月太后殺鄭王璿等六人初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昂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至是又上疏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愚臣初謂皆實去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天文志曰若烟非烟若雲非雲日慶雲此喜氣也乃太平之應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宮陛下嚴懲獄吏使天下

風雨變為景雲

聖人法天

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周土發始

封國也改用建子而大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

一月○太后自名墨照改詔曰制鳳閣侍郎宗泰容改造字

庚寅七年周武成元年正月帝在房州○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陽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舍之

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至於才應經邦惟今試

策武能制敵止駟變孤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

朝廷終文園令知具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劔起曰

將者提鼓揮桴臨難決疑一劔之任非將軍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

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畧考居官之

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一胡致堂曰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于大廷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若貢士則既試于南宮而又試之殿廡是以南宮為不足信耶故

富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能行焉無亦悅其名而未察其實歟况其時爭如於借竊亂淫之武后不可以不革也

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於和州以侯思止王弘義為侍御史醴泉人

侯思止素詭譎無賴告裴真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徙和州貞亦

族滅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

邪耳太后悅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太后擢為殿中侍御史思

止弘義新進入獄者非死不出朝廷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

以日或因入朝密奏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

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

侯必死來俊臣侯思止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為蒲州司法獄官名即漢之廷尉以寬為

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

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請者有功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

十百家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

日知以為不可

此因終無死法

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口知曰自

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九月武氏

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改姓武氏武氏為唐安婦遂

社稷綱目至是始加斥絕不稱太后止書武氏蓋絕之於唐明其不

得為李氏婦而中唐亦不得而母之耳所謂誅以王法而廢之為庶

也人者時侍御史傳遊藝帥關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太后

可之乃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

王旦為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今河以傳遊藝為左玉

鈴行大將軍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按

藝今年九月建議改唐為周是一反賊之首也明年九月有告其反謀

而下獄自殺夫以謀反為詞則人言至公矣昔年為限期天綱至近

矣奸臣可不悟哉胡致堂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弄弄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武

四時仕宦

三千在間維一人

則以徐有功為侍御史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狄

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免有

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

聞堯走山林而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狂

辟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聞者相賀

辛卯八年周武氏天正月帝在房州○周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或

告文昌右丞文昌天之星名北斗魁星之前蓋周興周興與丘神勣

通謀劫劫為金吾大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

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爾取火燒以炭四周炙之令

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囚起謂興曰有內狀

推兄請兄入此甕與懼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

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所殺各

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所殺各

三月八日

不復臣務

十一代編

唐中宗

九

流

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猶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后雖女主然本心天理亦未嘗無者雖以一時酷吏遂其惡用淫刑以逞其心卒亦未嘗不知其非也是以酷吏無不坐誅而當此幸臣順成之者亦各其

陷已於淫刑焉 ○九月周以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諸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

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諸者名太后深

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元輔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先是

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元輔等不從大忤諸武坐誅慶之復

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

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

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天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

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太子而為姑

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

狄仁傑不願  
勞績者名

李昭德諫以  
姪為嗣

不書其內安靜也安靜不肯署表勸進可謂義矣綱目不書其所以殊安靜於武氏之黨也

李安靜唐太子

太后亦以為然 ○周殺右將軍李安靜 書周所殺必曰殺其某官某官者何外之也右將軍楊為

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

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周

平章事傅遊藝自殺 遊藝夢登濯露殿所親告其謀反下獄自殺

壬辰九年 周武氏如意元年 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

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

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謂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徒侍

御史 禮禮俱反徒傳追反齊魯謂四禽祀也盜脫校書郎孟也脫者稅

之形模○人如模 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昧目聖神皇

脫盜杯箇箇相似 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

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亦黜之或加刑誅挾

孟也斗量

麴心存

當其時  
用

此明主所為  
雷風呼嘯

元忠惡郭

善法羅綿

刑賞之柄以駕馭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

用

謂氏曰沈全交之言可謂誹謗矣而武后付之一笑初責舉官使

周以郭霸為監察御史竊以謂諛拜御史其間魏元忠疾因賞其養

○周裴狄仁傑魏元忠為縣令來俊臣羅告羅織下文七人知古

狄仁傑裴行本裴宣禮盧獻魏元忠李嗣真謀反親鞠之仁傑曰大

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其從謀賊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

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

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

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

持之稱變以聞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太后因平章事繁

思晦男上變意稍悟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

死於考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

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五月禁天下屠殺採捕不許周禁時江

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眾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

杜肅懷一餒餒猶言一餅上表告之謂一日之食也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

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

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

其面○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昭德案言魏王

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心腹昭德曰始姪之親何如父

子子猶有篡弒其父者况姪乎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

昭德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彼代吾勞汝勿言也

胡致堂曰以文而觀昭德為武后深計以去其位也以情而觀昭

承嗣所以剪其翼也此諱慮之善者也詭武雖並列朝廷而不

杜肅懷一餒

召客亦須擇人

姪何如父

李昭德誦去

十一代編 唐中宗

昭德澤廣之

頌政事其氣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瀛州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

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

一宮戶婢竊相謂曰鬼朴言其身必見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

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以天下為密者不可勝數太后

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謂羅網無

狀之黨為之不派乃相與構善思密流瀛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之

補闕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

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

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

四凶構難不設鉤鉅無以應天聰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放開

告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迹從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

芻狗也當今芻狗言向時妙策今不可用也莊子曰夫芻狗之未陳

踐其首春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曰義云芻草也伏願室羅織之源掃

結草為狗形以解厭也祭時所用者已則棄之

朋黨之跡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

侍御史周知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一時無辜者皆泥耳籠

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

昌秦用刑而亡頌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頌采其言制獄稍

衰

刑致堂曰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為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

善無自入武氏猜阻辨詳豈易諫哉而李昭德朱敬則變其所難

如反手之易得其情故也苟直曰承嗣不可相制獄不可謂是以

水沃石而已矣

十月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尸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

乃譖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為厭呪太后殺之德妃父孝湛為潤

此知變之善  
可趨無善迹  
妙策乃當今  
之芻狗

東周朱敬  
則周知論  
酷刑何如  
變難如反手  
之易  
昭德敬則得  
其情

有功掩罪孰  
好生聖人之  
大德  
宰相撰時政  
記

此所以為吾  
憂

州刺史有奴妾為妖異以恐妃母龐氏因請夜禱而發其事御史薛  
季昶按之當斬其子希誠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以無罪季  
昶奏有功阿黨當絞今史以白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  
既食掩罪孰寧太后召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  
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有功坐除  
名○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時政記自此始

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  
汝復為州牧祭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  
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容色然曰此所以為吾  
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也夫唾不拭

自乾當笑而受之

丁南州曰蓋惡之心人皆有之師德豈無是心而忍於唾自白  
邪蓋以武有亂朝賊吏羅織豈為此忍耐之言以謝其弟始有得  
於言孫然  
容之戒矣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  
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太常  
工人安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  
臟皆出血流授地太后令舉入宮傳以藥經宿始蘇嘆曰吾有子不  
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唐宗由是得免

同中書事○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為瑞杜景儉  
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繁陰陽不特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  
卿真宰相也

金藏剖心

九月景儉  
杜景儉真宰相

湖政堂曰草亦有小花於秋冬之交者非瑞也亦非異也景倫失  
之矣必以稗不應花而花為陰陽失時雜與歸入不應帝而帝之  
焉天地易位乎李龍正言曷若盡言而淺言之姑以益世俗之小  
名何足難也

十一月周明堂火明堂延及明堂也太后幸於太后後養心溫乃密燒

多不願太后乃太后以明堂火制亦直言獲嘉縣主簿劉知幾表疏

四事曰今六合清宴而赦令不息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

幸一也海內具僚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緋服翠於青衣象板夕

於木笏二也取士大廣宜加沙汰二也欽伯遷代大速既懷苟且之

謀何暇循良之政四也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

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乙未十二月周武帝在房州○十二月周安平王武攸

緒侯官隱嵩山嵩山在洛陽東北有志行恬澹寡欲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許許之以觀其

武攸緒集官  
隱嵩山  
攸緒能恬淡

所為攸緒遂優游巖壑太后所賜器服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

更無異東漢鄧石臨朝卸廉免官就歸鄉日猶書而予之兒棄官歸

隱者乎攸緒於嵩山一等也

丙申十三年周武氏萬歲正月帝在房州○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

欽明書欽明其志難欽明為突厥所執後默啜寇靈州以欽明自

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宋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

襲虜營而城中無論其意者觀欽明此意○周以姚元崇為夏官侍

郎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拆如流皆有條理太

后奇之擢為夏官侍郎○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太后思有功

用法平恕擢拜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潘好禮等論

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

仁

有功德道依

仁

有功德道依

仁

有功德道依

仁

有功德道依

仁

有功德道依

仁

有功德道依

仁



言言... 卷之七

徐公于今誅

誅為比

徐公當於古

人申求

有功何如

釋之

徐公... 誅

難

漢文之時

之連人主

有疑于上

酷吏恣虐

于下而徐

公... 誅

幾... 誅

因... 誅

見徐公用法

平允可謂

置司刑

乃得... 誅

其人方寸

之地何所

不容若其

用之何事

不可豈直

司刑而已

哉

而... 誅

公於今誅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跡...

誅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

曰釋之所行益其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

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

之連人主有疑于上酷吏恣虐于下而徐公... 誅

幾... 誅

因... 誅

見徐公用法平允可謂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

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司刑而已哉

而... 誅

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賞賜

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諂宗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撻謂

張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按太平公主武氏女也薦二張于母

與張二張之事又與臨淄王共誅

去樂之舉其後時功專權復

謀廢立賜死于開元癸丑

下酉十四年周武氏神

正月帝在房州周以王及善為內史及善

已致仕會契丹作亂起為滑州刺史太后召見陳治亂之要十餘事

太后曰外州末事此為根本卿不可出雷為內史

按及善不其文而

清正自將臨事不

次文其在相卒

○周來俊臣伏誅俊臣倚勢貪淫監察御史李昭

德素惡之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同反諸

武及太平公主其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

士氏相賀于

朝

盡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

生之憤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賊者皆始帖席矣

帖安

十一代編 唐中宗

十五

疏考齊重爵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此其不書周何仁傑心乎唐者也自仁傑相而中宗始有諸行宮之召綱目於其始相特不書

別所以表其為唐也故錄太后之世惟狄仁傑同平章事不書周張

東之同平章事不書周張

帝還東都

仁傑感悟武

氏

戊戌十五年

三月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思皆求為太子太后意未決

狄仁傑遂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攝風冒雨親冒鋒鏑以定天

下傳之子孫太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

意乎且姪姑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

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

太后曰此

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

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

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憂六鸚鵡

真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

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武承嗣三思之意吉項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

監供奉項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

全二人懼問計項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

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此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

屢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

行在立廬陵王為太子承嗣怏怏遂乃病死

八月周以狄仁傑兼納言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

中宗始有諸

行宮之召

狄張首心乎

東之同平章事

帝還東都

仁傑感悟武

氏

戊戌十五年

三月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思皆求為太子

太后意未決

狄仁傑遂從容言於太后

曰文皇帝攝風冒雨親冒鋒鏑

以定天下

傳之子孫太帝以二子託陛下

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

意乎且姪姑之與母子孰親陛下

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

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

附姑於廟者也

太后曰此

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

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

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

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

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

他日又謂仁傑曰朕憂六鸚鵡

真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

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

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武承嗣三思

之意吉項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

監供奉項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

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

全二人懼問計項曰天下未忘唐

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

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此可

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

屢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

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

行在立廬陵王為太子承嗣怏怏

遂乃病死

八月周以狄仁傑兼納言太后命

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

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

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

光嗣足繼祁

奚

人臣建策功

訂當原其心

狄公惟復唐

室是念

已在前十

羊丁士

代編

唐中宗

流芳

初奚請老百侯問嗣焉初奚舉其子午以自代君子謂初奚於是為能舉今仁傑舉其子光嗣而稱職足繼初奚之美 ○通事

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

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

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梁公有國良

二者廟堂壯

處事摸稜持

兩端

蘇摸稜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口

處事不欲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

僕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為突厥驅追者虜退懼誅往往以

匿仁傑上疏曰邊塵豈起不足為憂中主不安此為大事諸為突厥

契丹脇從之人皆是計迫情危且圖賒混死今且潛竄山澤露宿草

行罪之則眾情恐懼怒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

問制從之仁狄於是撫慰百姓河北遂安

陳子昂失言

仁傑

師德可謂知

人

仁傑

師德

人

仁傑

師德

人

手丁...

十一代編一唐中宗

七

沈...

駁馬須三物

周貶吉頊為安固尉太后以頊有幹畧以為同平章事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視懿宗聲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諸武况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似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駁者朕為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通三七寸鞭之不服則搥其首過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謂朕言之今日卿言之朕七首邪頊惶恐謝諸武因其發其第冒官事由是坐貶澤州言曰臣永辭闕庭頊喙一言太后謂之頊曰合水土為泥有惡一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牛為天尊有乎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矣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周以狄仁傑為內史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

言頊頊陳一

臣之氣

許之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招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庚子十七年

周武氏女

正月帝在東宮○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

仁傑始為

七十一年歲書法狄仁傑自帝選東都以來拜官書周已屢矣無嫌也其卒也復不書周何著仁傑之始終為唐也太后信重

武氏稱仁傑

仁傑厚臣莫能及公為州都督太后自製嘗謂之國老而不名仁

國老不名

傑好面引廷諍太后每屈意從之常從太后遊幸遇風巾墜馬驚不

仁在面引廷

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嘗止其拜曰及薨太后泣曰朝

堂空矣

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輟嘆曰天奪吾國老何

太早邪

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

下欲何所用之

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學醞籍則蘇味道

李嶠固其選矣

必欲取卓犖奇材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

張柬之宰相

宰相材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

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又遷秋官

侍郎今刑部次之卒用為相楊嗣復曰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秋仁傑以

張柬之而王柬之合與仁傑而仁傑又嘗薦復官侍郎姚元崇監察

御史桓彥範代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

桃李考試官所取門生謂之桃李即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

非為私也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先感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

為各言云中宗復位贈司馬在肅宗時追封梁國公

楊龜山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

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其

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瀆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

汝太子夫豈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尹起莘曰武氏廢唐人神共憤仁傑蒙罪奮忠每以母子之說感

悟武氏武氏亦信重其說而從之終徐不迫卒復唐緒故綱目於

此特筆起義書善書諱而不繫之周正以著始終為唐之意為大

下後世不忘本節者之勸也

辛丑十八年

周武氏長

正月帝在東宮○武邑

今屬冀定州

人蘇安恒上

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願詔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

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何不禪

位東宮自怡聖體書奏太后慰諭而遣之○三月雨雪蘇味道以為

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

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寒雪為

災賀者皆詭說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六月周以李迥秀同平章

迥秀母本微賤妻改媵婢送女從嫁時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

或問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後

秀新居堂在草人乳隣○十二月周以崔玄暉為天官侍郎暉

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

改官令史設齋自處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

仁傑社稷之臣

仁傑社稷之臣仁傑社稷之臣

蘇味道以雪為瑞

王求禮獨不賀

李迥秀出妻

秀新居堂在草人乳隣

中宗以為孝慮旌大門閭

十一代編

唐中宗

唐中宗

唐中宗

唐中宗

今史設齊自

周以郭元振

郭元振撫御

蘇安恒語

○周以郭元振為涼州都督涼州南北境不過四十餘里突厥吐  
番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置和戎城北境置白亭  
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賊下元振又令甘州  
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及至是一歲  
糴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矣夏畏暴令行禁  
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壬寅十九年

周武氏長

正月帝在東宮五月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

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天  
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后深恩將何學類以見唐  
家宗廟將何詰命以謂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  
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思物極則反  
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命蘇頌按雪

佳客可與議

張循憲薦張

恒請武后禪位二疏及魏元忠至三張構獄又獨疏申放其忠  
心乃狄公流亞矣及太子重俊誅武三思安恒語人曰此我之謀也  
以是自取殺戮蓋亦於高所致惜哉 ○十一月周命蓋察御史蘇頌按雪冤獄時御史  
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  
大獄申其枉濫太后乃命蘇頌按覆由是雪冤者甚眾 ○十二月周  
以張嘉貞為監察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吏  
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  
見詢之嘉貞為之條析分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  
及還具言嘉貞所為請以己官授之太后召嘉貞與語善之大悅即  
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嘗其得人也

癸卯二十年

周武氏長

帝在東宮 ○九月朔日食既 ○周貶魏元忠

為高要尉流張說於嶺南元忠為相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  
渥今承之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

羊丁士

十一代編 唐中宗

二十

疏

張說許證元

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私議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

宋景劉知幾

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

名義至重

明日太后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

萬代瞻仰在

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人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是神難欺不可黨

此舉

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

無汗青史為

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

于孫果

史古人以火炙簡令汗出肌滑而書故為子孫果及入太后問之說

伊周為臣至

未對昌宗從傍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

忠

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証之耳易之

伊周為臣至

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

使學伊周

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

對如前朱敬則抗疏

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

罪失天下望太后不聽竟貶元忠高要尉

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宜並繫治之他日更引伊周

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

小兒終為亂階

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言若令

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賊怒

罪失天下望太后不聽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

義所激顛沛無恨

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

環歎曰環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

小兒終為亂階

魏公之枉深負朝廷

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賊怒

具意虛位

義所激顛沛無恨

具意虛位

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賊怒

公幸已得全

今子復冒賊怒

今子復冒賊怒

今子復冒賊怒

今子復冒賊怒

今子復冒賊怒

今子復冒賊怒

今子復冒賊怒

可奈何

為第一何也天官為郎鄭某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是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使楊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先第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嘗欲中去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胡登堂曰武后雖行誅殺而當時號為賢士則未有死者信邪惡之人反多不免至如狄仁傑徐有功宋敬則宋璟之徒則保讓尤力與庸庸若遠矣非惟盛時崇崇如志及其末路眾正聖

武

周以裴懷古為桂州都督始安獠反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懷古有文武才以為桂州都督懷古遂書不以禍福獠即迎拜懷

懷古

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營賊眾大喜外悉定

甲辰二十一年周武長正月帝在東宮○周平章事朱敬則致仕

敬則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視○周以姚元崇為春官

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東酒

酬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被紫袍為

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

不然乃蓮花似六郎爾○周貶誠令言為長社令以其作兩足狐以

長社今○九月周以姚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九月以秋官侍郎

張柬之同平章事自中之相而帶有復位之善矣綱目於元之將行

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

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按

之於八十歲拜相八十一歲正月擊兵誅武氏三月罷政八十二歲

六月更引馬七月為武三思所殺夫八十老臣朝不慮外其舉兵

也不先不後特在神龍元年正月之間向使其機會一失豈復有餘

力乎然武氏之天命必以此一日而絕柬之之功業必以此一日而

成斯所謂間不容髮者詎可誣耶○十一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救之時太后寢疾

張柬之沈厚

有謀

張柬之能斷

大事

髮者詎可誣耶

羊丁世



宰相不得見者累日惟易之昌宗侍側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  
 衛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崔神慶宋璟鞠之  
 神慶奏言昌宗自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避云奏聞  
 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太后不許璟退左拾遺李邕進曰宋璟忠  
 安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亦不聽宋璟復奏昌宗為飛書所  
 迫不得已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愈厲  
 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  
 臺環廷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赦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嚙裂  
 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宋史不見昌宗

爾致堂曰太后不以內嬖之私屈外庭之議肯自抑斷以伸正直之氣其與漢文聽申屠嘉阻節通何以異哉使其生為男子而臨天下其雄才大畧殆與孝武等矣

周以楊嶠為右臺侍御史桓彥範袁恕已共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

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御史職計奸猾如鷹揚之搏擊鳥雀也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

必待其所欲不欲者尤須與之

擢為右臺侍御史

東之等謀討武氏之亂

乙巳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

帝復位大赦時太后疾甚易之張昌宗居申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

敬暉桓彥範袁恕已謀誅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

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一豎易

宗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

與定謀初東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申流語及太后

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於東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

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

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自靈武

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

今日非輕授

人尊夏衛 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

忠不兩全

自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

唐分室相 為前司故稱南牙官 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東之玄暉彥

範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詣東宮迎太子

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

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

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午爾

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

太子誅亂臣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甲辰制太子監國乙巳太

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復位大赦太后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

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張柬之不能以大義處非 胡致堂曰武氏之禍言所未在也東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

以義處非常之變者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豈

武氏九罪

入地之常經

立

聖人例以系

書

張柬之不能

善始善終

元之獨鳴咽

流涕

今日豈公涕

泣時

羊丁十一

嗣帝一罪也成後主母一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二罪也殺君之  
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誘勸宗室七罪  
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專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  
奉天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  
為廢人而賜之死以滅其宗中宗不得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  
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之矣昔者文姜擅權公預弒魯桓  
哀姜擅權公預弒二君聖人例以深絕之所以者恩輕而義重也武氏  
獄以穢德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者恩輕而義重也武氏  
罪七太罪自絕於唐東之等乃膠常守固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  
位又受顯冊竊尊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其不能善始  
善終決矣夫惟如是故不旋踵韋后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為常  
事也

以張柬之袁恕已同三品崔玄暉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  
祚等進官賜爵有差○二月復國號曰唐○以姚元之為亳州刺史  
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同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  
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元之曰前日從公誅亂逆人臣之義也今日  
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為亳州刺史○復立  
韋氏為皇后

前書立韋氏為皇后矣此書復立則韋氏正位  
中宮可知也其必以復立書何者唐再禍之始贈后父

十一代編 唐中宗

羊丁十一

玄貞上洛王上在房陵即房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嘗

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為皇后

遂于顯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以武三思為司空武氏亂唐巨

古無有五王不能誅除禍根誠為失策何中宗復

位未幾反信而用之是亦無人心矣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

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呂產呂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

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枕上肉爾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

益也季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合屬陝西尉劉幽求亦謂桓彥

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

唐書論曰二張乳臭未乾龍驤於前武三思奸謀過二張遠甚五王

定計汲汲於二張至三思返不以屬意是得虎不縛自前伊戚也

方斯時三思古澤韋氏著矣五王獨不知韋氏足以擊帝尉耶禍

如在山而帶首故君子道變事必資明智而後濟

上女安樂公主女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者辨慧善屬文明習

史事則天愛之自聖賢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

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

三思於韋后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目居傍為之點籌記點三思

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

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

山許之武攸緒

武攸緒武攸緒之志不縈於其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思中

宗之後事華則奮然而出攸緒見其未也應召而來遺棄而去當

是之時人而

四月以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術士鄭普思尚衣

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拾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仙能令人

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

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不聽○賜

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先是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

事

十一代編 唐中宗

卷之二十七

則有漢為耳目漢見上初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二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中書侍郎御史鄭愔語事二張坐貶入東都

一思曰大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廉將相之權膽畧過人察人示如反掌日夜切齒欲除太王之肉此情所以為大王寒心也

二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密謀等云情功專擅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

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令專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其而崔張東之為漢王崔元暉為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後地大之政不附武氏者

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胡致堂曰崔湜小人知不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次則不知三思其為崔湜所反也固宜夫三思之惡布在天

下何用更制其動靜且其射建義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亦除三思猶為去小賊也若中宗與韋后必欲復武氏之政

以楊元琰為衛尉卿元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口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山袁之請不徒然

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皇太后武氏崩太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一上居諒陰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

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丙午二年三月殺駙馬都尉王同皎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為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璟等謀廢皇后

皆坐斬璟亡入比干廟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

五人皆極將

相之權

三人皆極將

三人皆極將

三人皆極將

三人皆極將

三人皆極將

三人皆極將

三人皆極將

三人皆極將

三人皆極將

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暴言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到○魏元忠自  
端州還為相不復過謙惟恐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哀容以書  
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  
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道僚屬  
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三失也排擯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  
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官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  
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  
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焚惑主聽竊盜祿位十  
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元忠得書  
謝  
元忠戒之  
得

六月貶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為遠州司馬此三思使  
卿皆宮敬  
○七月立備王重俊為皇太子○敬暉桓彥範張

元忠得書  
謝  
元忠戒之  
得

之袁恕已崔玄暉為武三思所殺不書三思殺書為所殺何各卿等  
也惡本不除昧於遠引以自取禍  
書為所殺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  
各在我也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為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崔  
湜說三思矯制殺之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  
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  
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等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周利用冉  
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三思陰殺五  
王

歐陽修曰五王提衛其謀變中興唐室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謂  
中宗為英主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為威何甚淺也舉芳一格  
為豔臣豎兒所乘却持恭厚若放豚然何哉母亦神奪其明厚章  
氏毒以與先天之業乎玄宗先天中誅韋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  
漢平勃  
遠矣

五狗

十一月以竇從一為雍州刺史從一舊名懷貞遷皇后  
父諱至是更名從一太平公主與  
僧寺爭疆唐中宗雍州司戶李元茲判歸僧寺從一懼命改判元

李元茲署判  
南山  
無動

十一月以竇從一為雍州刺史從一舊名懷貞遷皇后  
父諱至是更名從一太平公主與  
僧寺爭疆唐中宗雍州司戶李元茲判歸僧寺從一懼命改判元

羊丁世也百篇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唐中宗

疏秀齋重構

蘇瓌用刑不枉

絃大署判後口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流鄭普思於澹州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流普思於澹州

丁未景龍元年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天子

在上太子無故稱兵何以反書之二思崇訓濁亂宮闈罪惡貫盈將危社稷重俊不忍憤憤之心起而戡之故綱曰書起兵書誅所以正三思崇訓之罪爾若夫兵端太子重俊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而死天固不使中宗得有其子

等矯制發羽林千騎殺武三思武崇訓於其第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上據檻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於是千騎斬多祚太子走為左右所殺皇太后以太子非其所生惡之三思尤忌之

胡致堂曰肅州驥欲殺南于至於出奔春秋罪之重俊則又甚矣安祿無外庭大臣廢皆立明之策獨奉禁兵以子勝父其事逆矣既殺二思欲遂中止其可得乎為多祚者於重俊之請拒之可也不知春秋之意陷於誅死亦亦傷乎

參詳不知孝秋之義

安樂公主與宗楚客謀使人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俊通謀上使蕭至忠鞫之至忠泣曰陛下不能容一第一妹而使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固請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陛下奈何疑之買說上疏曰相王同氣至親而賊臣乃欲陷之極法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免於難○貶魏元忠為務川尉道卒太子重俊起兵賜元忠子魏昇以自隨太子隕死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乃貶務川尉行至滂陵而卒

青蠅之詩可畏

元忠知進而不知退

貶魏元忠為務川尉

胡致堂曰當元忠被召之時三思擅權五王受制羣后內亂妖妄肆行事可知矣元忠聞之遠避不至上也一見新君慶其復位密進忠益稱病而退次也座就相位依違更容名節盡恭而終亦不免可以為知進而不知退者之戒矣

元忠知進而不知退

詳訂世史百篇卷之廿七

戊申二年二月赦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見上令圖示百

天下歌娥媚娘

官葉志惠奏昔神堯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

王破陳樂則天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曲名太宗始召武后為才人既見賜號武媚未徽後民皆

葉志忠上奏

歌娥媚娘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謹上桑條韋歌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

上悅○二月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

其北皆於河北首尾相應以絕突厥南寇之路自是突厥不敢度山

重仁愿而輕元楷

收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塞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寇全

置修文館學士

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進惡之心也其後常

元楷為總管始築塞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四月置修文館

天一角以文幸相尚

學士以學士名官始此選公卿善為文者李嶠等二十人為之陪侍遊宴賦

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于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

忠謹之士莫得進矣○始用斜 墨勅除官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

斜封墨勅除官

妹邠國夫人上官婕妤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請求于謁貪受財賄雖屠沽

幸替石諫罪三怨

藏獲奴曰藏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勅官中降行墨書勅命無殊色印信者除官斜封

不取付中書施行除官時人謂之斜封官左拾遺辛替不上疏曰臣

聞古之建官員不必請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

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弊混淆陛下又以

君以人為本

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貶三怨使戰士

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為本本

朝臣一照所顧

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矣疏奏不省時斜封官

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竟敢執奏吏部員外部李朝隱前後執破一

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惡一無所顧○徵武攸緒入朝攸緒於是

矢賢故徵武攸緒於嵩山行顯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見

羊丁世之員偏衣之十七

十一代編 唐中宗

郭山輝獨歌  
鹿鳴蟋蟀

李景伯題  
辭

李景伯真  
官

李日知賦  
昆池詩

和事天子

屢加寵錫皆辭不受朝貴為候寒溫外不交一言

已酉三年正月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盛時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

務效伎藝以為樂國子司業所出驛獨歌鹿鳴蟋蟀鹿鳴詩小雅篇

波辭詩人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持酒迴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

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嘗幸定昆池命

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雙思若者逸勿使時稱作者

勞○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同二品宗楚客為中書令

蕭至忠為符中書嗣立同三品崔湜趙彥昭同平章事監察御史崔

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夷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

祓彈備餽趨出立於廟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

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

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為相時政出多門監官竟益公

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庚戌四年睿宗皇帝景雲元年五月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目請作八風舞

西北立冬曰不周風正北冬至曰廣莫風東北立春曰條風正東春

分曰明庶風東南立夏曰清明風正南夏至曰景風西南立秋曰涼

風正西秋分曰闔逢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者名盧

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按欽明於五經為該淹後

出用又坐是見○六月皇后韋氏弒帝於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三

品張嘉福等義崔湜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

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

客矯制橫殺之上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

祿少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為皇太

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餠音炎也中進毒中宗崩太平公主與上官昭

三無坐處  
欽明八風舞

祝公五經掃地

唐中宗  
太平公主與上官昭



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中宗四子為皇太子皇后臨朝攝政帝即位

時年十六按中宗復位以來殊無一善可觀者

范華陽曰易之初六陰柔之始也以剛制之則吉履之以往則凶夫女子小人縱而不制必至於弑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不保德欲制之其可得乎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為平王以鍾紹京劉

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初相王子臨淄

王隆基謀匡復社稷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

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

遂不啓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

此時不可失於是葛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

醜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

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諸衛

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幽求曰衆約今夕

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

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功也遂迎相王

入輔少帝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等皆斬之封隆基為平王以紹

京幽求並參知機務武氏宗屬誅竄殆盡相王以李日知同三品諸

宰相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臨淄舉事不自相王

幽求智不獨

宋王不敢居

胡致堂曰臨淄舉事不自相王韋氏既誅復拒幽求之議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且惜乎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韋氏清亂睿宗曾無計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於相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他日聞變登樓然殺尹射父子之罪則交有所損幽求勇能勸亂而智不獨後惜哉

相王旦即位廢少帝重茂復為溫王立平王隆基為太子上將

立太子以宋王成器為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

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

代編 唐紀中宗

平王功德無

王之上滂泣固辭者累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縉求曰除

善哉宋王之

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按先儒有言善哉宋王之議曰平

世難先有功

也司馬公曰立嫡以長者蓋禮之正也

處變一時之

權范華陽曰太子者君之素父之統也立子以長不以長所重先

萬世不功之

太子若宋王如隱太子之不避則開元治亂又未可知也然則宋

大經

而亦無得

宋王太子之

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公主沈敏多權畧武后以為類已獨愛幸及

志

與太子共誅韋氏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改宰

稱

相進退係其一言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

大正其門如

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

姚宋憐心軍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復

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

以宋璟姚元

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復以為有貞觀永徽

之為吏兵尚

之風○罷斜封官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元

宋璟為吏

數千人是時姚宋諸賢進用政事清明故○十月以薛訥仁首為

部尚書姚

州經畧節度大使節度之名自此○許公蘇瓌卒制起復瓌子邕為

元之為兵

工部侍郎邕固辭上使李口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與不敢

部尚書前

發言上乃聽其終制○十二月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

急救

尚書舊制文屬吏部武屬兵部中宗之末選舉混淆至是以宋璟為

任用風

吏部尚書李義盧從憲為侍郎皆不畏疆禦請謁路絕人服其公以

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山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御史楊孚

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日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

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則亦為姦慝所噬矣睿宗此言

忘之法

睿宗皇帝 名且中宗之弟武后之廢中宗也立日為帝及后  
改唐為周立為皇嗣封相王中宗崩以子隆基誅韋氏乃  
廢少帝重茂即帝位僅二年傳位於太子隆基自稱太上  
皇未幾崩壽五十五葬橋陵○帝因子之功復襲帝號在  
位不久無可稱有然監前代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  
矣

辛亥景雲二年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物三守  
禮為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頗易  
之既而彈其英武教為流言太子非長不可立與益州長史竇懷貞  
結黨欲危之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  
間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  
謀耳太子有功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矍然曰朕

韋安石固辭不往

知之矣頃之上謂待臣曰術者言五月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  
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  
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於是出二王刺史公

張說所言社稷至計

于安置命太子監國○復斜封官 睿宗即位之初擢用正人政事修  
自貞觀以來未之有也然未幾  
太平扼政弊倖復生於是斜封修復而紀綱漸紊蓋  
帝之清簡有餘而明察不足是以其弊至於此爾 殿中侍御史崔  
洸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

崔洸請復斜封官

為陛下招怨太平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制斜封並量材叙用

御改堂曰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  
必口置先帝

以桓靈待我則好言無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說得行何哉睿  
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陰疑於陽是以至此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  
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  
事有大於此者始恐可也

六月置十道按察使 按察使之  
名始此 ○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 承  
禎

不書道士以其有 道非黃冠歸比也 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

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為則

高矣如堯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

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按廣成子隱居空峒山石室中黃帝造

至道之極昏昏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

形將自正張勢爾形可長生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

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

遺故承禎言之按盧藏用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狗權

別務務為曠縱素王子太極元年玄宗皇帝以蕭至忠為刑部尚書至忠自託於太平

公主引為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

何憂不貴勿為非分妄小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

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以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宗瑒瑒曰非所

萃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哉不生之言速策馬而去○七月彗星出

西方入太微○八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唐朝

於子者四君而書法不同在太宗則首書太子即位蕭宗則書太子即位於靈武惟睿宗順宗書帝傳位於太子蓋此二君制命在已

出於由衷而彼二太平公王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

君則幾於篡矣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言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

壬辰上傳位於太子太子丁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

總大政庚子太子即位睿宗為太上皇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

決於上皇○立妃王氏為皇后○流劉幽求於封州以其黨於太平

公主故流之上之為太子也王琚至長安見上至庭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簾

內琚曰何謂殿下今迴有太平公主耳王琚之言范

雖之故智也琚曰太平公主凶狠無比大臣多為之用天子之孝當以安社稷宗

廟為重豈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十二月刑部尚書

天子當以安社稷宗廟為重

李日知致任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勅三日忘  
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李日  
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以為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  
無敢犯者

帝率以心腹星官自營太子...  
太平公...  
鳳洲...  
會纂...  
是正...  
梓行...  
是文宗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之二十八

十一代編

唐玄宗

○摘錄大小  
試論表詔  
浩策全題

臨淄李純卿 草創

木齋謝 遷

簡遺

陽明王守仁 覆詳

鳳洲 上世貞

會纂

大蘭李 槃 增修

鐵菴文安之

是正

妙發蔣方馨 開訂

質字張起鵬

梓行

唐玄宗明皇帝

名隆基睿宗第三子以平韋氏之亂得立為

太子未幾即帝位享國四十四年為上皇六年壽七十八

葬泰陵○帝開元之初厲精政事幾致太平可謂盛矣天

寶以後奸臣執權艷妃亂政至於羸身失國而不悔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玄宗之謂也

癸丑開元元年

通鑑起壬子今從綱目起癸丑蓋以一年不可兩君也

二月御樓觀燈大酺

玄宗初政也

王德布

上皇與上

御門樓臨觀

玄宗初政首書御樓觀燈殆與中

十一代編 唐玄宗

而太平焚惑其間玄宗未免曲意奉承是以

感戲為樂有如此爾直筆書之亦可嘆也

遺嚴挺之上疏云醜者因人所利合釀為歡

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

示百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

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邪佞然忠正

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

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邪佞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上覽而善之

○五月罷修大明宮修大明宮未畢敕以農務方勤罷之

宗以農務方勤特敕罷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義實

懷貞崔湜伏誅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

之與實懷貞岑義蕭至忠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

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道

長史崔日用入奏具言其狀上曰誠如卿言且恐

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

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為然時

以是月四日作亂上乃定計執兵擁眾拱主朝之上皇聞變登承天

門樓太平公主賜死于家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

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

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

先謂曰歲寒知松栢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

州寬簡民安

胡致堂曰太宗皇帝主持寵于政其罪固大然上皇之愛慈也玄宗

苟以大計不愛已者當先奏知上皇然後舉則無倉猝震動之虞

矣曾不是思慮美無入致上皇登樓以避之其驚駭父心不亦

甚乎玄宗惑於王禕之謀欲去其害已者雖爾父而不忍其不

太宗抑欲而人主不可不慎擇

宗以農務方勤特敕罷之

懷貞崔湜伏誅太平公主

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

長史崔日用入奏具言其狀

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

先定北軍後收逆黨

以是月四日作亂

為不可

既以功立當以罪廢

先謂曰歲寒知松栢信哉

州寬簡民安

胡致堂曰太宗皇帝

苟以大計不愛已者

矣曾不是思慮美無

甚乎玄宗惑於王禕

十一代編 唐玄宗

卷之...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

著唐世之禍始

宦官之盛自此始

大矣夫太平非有不烈於睿宗及得罪天下者初直將圖玄宗耳  
 玄宗殺之是亦太宗殺建成之類也為玄宗計者剪太平羽翼廢  
 而不殺可也處宗每自謂素懷澹泊不樂世務蓋於傳言之時盡  
 釋萬幾則太平亦無所恃而謀亂乃有眷眷之精味於元龜有梅  
 是以不智處身而以不孝處  
 其下也豈非後世之戒哉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呂強不書宦者賢之也此其不書何唐世  
 著唐世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  
 門傳命而已太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  
 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  
 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  
 除三品將軍者寔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按高力士  
 有類於君子之行者四馬沮其任林甫一也諫止聽姚崇二也勸其  
 立肅宗三也憂其寵祿山西也蓋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是以因寵因  
 十餘年而宦官之禍遂傾唐室

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  
 得之也難改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  
 之舊也創業之法  
 立法也密後世

中人不可假以威權  
 明皇不戒履霜之漸  
 明皇輕變太宗之制

李嶠不識順逆

策問李嶠當時之謀何如

唐玄宗講武驪山

元虛有功於社稷

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  
 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奸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  
 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于國政其原  
 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此元書曰蓋于先王戒惠其不  
 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九月以李嶠為度州刺史初中宗之崩也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  
 諸子於外上即位於禁中得其表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順逆  
 然為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以嶠子暢為度州刺史令嶠隨暢之  
 官○十月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元之意○講武於驪山武書講  
 讖也何讖讀武且上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之下以軍容不整坐兵部  
 尚書郭元振於纛音毒軍中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  
 功於社稷指誅太平公主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始  
 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邕遠宣救斬之上尋罷邕官廢棄終其身  
 時二大臣得罪諸軍震攝失次  
 惟薛訥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美之

姚崇十事要

表擬唐姚崇進十事要說表

○時姚元之為同州刺史召詣行在上歡甚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上曰卿宜遂相朕元之知上大度鏡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奏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之以為可行否帝曰試為朕言之元之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倭僉壬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闕人之口臣願宜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鑿寢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羣月將以忠得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麟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開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監戒為萬

燕臺以忠得罪

推此監戒為萬

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

下三品謝

元之文武全

人君之德莫

大於明

明皇約見其

奸

姚元之請手

進即定

玄宗仰視殿

屋

張九齡奏記

姚元之

任人為政大

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元之乃頓首謝上特拜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初即位勵精為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張說疾之使毀中蓋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而欺詎叩頭首服

尹遂昌曰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明則其臣不能欺玄宗欲相姚崇張說疾之使姜皎曲為之說明皇約見其姦而不墮其計夫如是則羣臣何所容其欺乎

元之嘗奏請序進郎更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更卑秩乃以煩朕邪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蹈躁進純厚畧曰任人當才為政



為政共理無  
害此途

李攜不失在  
官之禮  
李攜樂布之  
儀  
姚崇禱有張  
心之疾

左遷張  
說

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卿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弱在  
緣情之舉今君候登用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  
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耻元之納其言  
○新興王晉坐太平公主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攜步從  
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元之曰樂布之儔也漢樂布為彭越大夫  
越反梟首洛陽詔收

既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名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  
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  
張說為朝臣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為刺史○

劉幽求罷以盧懷慎同平章事按天下安危責成宰相明皇初政清  
明故其簡任率皆良士惜其所得亦  
直鎮俗教時之材耳使有傳愛立  
○貶劉幽求為郴州刺史

甲寅二年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恒式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

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置左右教

坊綱目首書于冊則帝之溺意鄭駁固不待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  
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

坊以中官為之自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  
之皇帝梨園子弟隋有法曲其聲清近雅明皇愛之選坐部伎子弟  
三百教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人亦

胡致堂曰玄宗不以太常典倡優是也乃更置坊院盛選宮女而  
自教之則是以天子而典倡優矣其可乎夫大臣之責務引君當  
道以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  
者也姚崇於是昧其所職矣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并州長史薛訥奏請復置營

州上亦欲討契丹相臣將兵各之不正莫甚姚崇等諫不聽遂以訥  
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後訥擊契丹敗  
績削其官爵

梨園子弟  
不以太常  
與禮樂乃  
置左右教  
坊得夫何  
太厚務引君  
以常道  
姚崇昧其所

太常禮樂之  
司

人君可以威

賜厚賞

太史奏日食

不應

復置十道按

察使

如

擇十使何

如

范華陽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為是邪當成之為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明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

兵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脇羣臣而遂其非也使君屬其臣而輕於用威天下不勝其弊崇之罪也

三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史冊從之書法書義諛也日食不應曆官之失也而違以是稱賀故書義之○復置十道按察使或上

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姚崇以為今止

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稱其職乎乃止

范華陽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為得也夫天子擇一相而在之一相擇十使而使之十使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

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使者使之責也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

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為制史縣令不可偏擇豈宰相之體乎

以徐倫為恭陵令上思徐有功用法平以其子倫為恭陵令光祿卿

寶希城等請以己官爵讓倫以報其德由是倫累遷申王府司馬

精明之治可

開元之治日

益進

親

姚崇知上

姚崇知上

明鑑以姚崇

為無私

近世帝王莫

能及

長枕大衾

煮藥發瘡

五月罷員外檢校官與治之世其精明氣象必有可觀玄宗初改相姚崇定官制汰僧尼廢酷吏皆有足取今又罷員外檢校官大書于冊開元之治自此日益進矣○魏知古罷知

使其有始有終常如今日豈不為有唐盛德之主哉

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

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唐制凡選事侍郎以下三主三唱仍過門下省審之故開之過官知古

銜之崇二子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問崇子才性何如崇

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

古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嘗耶而真之臣子愚故敢干之

耳上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罷為工部尚書○六月以宋王成器等

為諸州刺史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器領同州劉州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自是諸兄弟得保全矣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

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幄幄乙角反帷幄四合象宮室也與五王更處

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為煮藥回懸吹火誤焚上鬚左

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

是皆不能克其類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明皇誠有崇儉之意

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晉武焚雉頭裘於前殿不書不誠也明皇初政勵精誠有崇儉之意故綱目特予之用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無

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明皇刻厲儉

司馬溫公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勵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矣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後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因言市舶之利上命監察御史楊

所求何異於所焚

御史大丁耳目之官

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也夫御使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

眩惑求媚無益聖德止遠引咎懲諭而罷之○作興慶宮宋王成器

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離宮者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制許之仍各賜成器等

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義取詩唐棣之華鄂

不暉暉兄弟之意以名樓也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開王奏樂則召升樓

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各代反賜也○八月出宮人初民間訛

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

息蘇軾有言操綱罟而赴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綱罟而人自信明皇以盛年即位德信未孚故民間有采擇女子之言一出

宮人而訛言自息所謂止謗莫如○以武后鼎銘頒告中外太子詹

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天降鑿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符獻

之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司馬溫公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蓋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誣也而宰相賀之是侮君也以姚崇之賢猶不免是惜哉

姚崇諫天侮

十二月立皇子嗣真為郅王嗣謙為皇太子長子嗣真母曰劉華  
妃次子嗣謙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胡致堂曰母正則子重母厚則子賢以天子而納倡優又立其子為儲貳其輕宗廟慢神器甚矣嗣謙之死蓋不待武妃林甫之謀而輕賤不正其勢有所必至矣

盧懷慎清謹儉素

乙卯三年正月以盧懷慎為皇門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貨產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避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委於為反積于陽反懷慎不能決惶

恐人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爾崇既出須

更裁決俱盡頗有德色德作得謂容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為

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

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公

可謂救時之相爾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為

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特人謂之伴食宰相

按溫公言姚崇廣之賢相懷慎與之

同心以濟大平之政秦誓所謂寔能容之者懷慎之謂矣

范華陽曰姚崇佐明皇盧懷慎事事一歸之崇而天下號為伴食然姚崇卒立大功於唐而懷慎以長者聞亦無損於國者何哉自度其才之不足而不以已勸百其近厚君子不能也謗謫然挾已之私以分人之權好於自用而惟恐其不出諸已而謂君子為

姚崇奏請捕蝗

山東大蝗人以焚香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都督州縣捕而

瘞之音意議者以為蝗衆多除不可盡上亦疑之崇曰今蝗蒲山東

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手借使除之不盡猶

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

莊吞蛭而愈疾楚莊王食寒菹而得蛭恐左右見監食不誅則廢法

出久疾得愈蛇職目孫叔殺蛇而致福孫叔敖為兒時見兩頭蛇殺

反水蟲之名是也孫叔敖為兒時見兩頭蛇殺救日聞之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又見已殺而理之矣母

日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致死也及長為楚令尹奈何不忍

羊丁士百一頁編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唐玄宗

疏考

玄宗置侍讀之官  
選儒士入內侍讀

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按捕蝗雖古之法然遇災而懼  
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侍讀之名始見于此○九月置侍讀官  
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

幽求首建大策

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褚無量時  
已羸老為造腰待以師傳之禮自帝學不傳而後君德不古玄宗讀  
書之干冊雖幸○柳州刺史劉幽求卒韋氏之亂幽求首建大策大  
之蓋亦惜之也平之逆又發其奸玄宗難處  
以相職未幾貶黜畧無少恕何哉當臨淄討亂意在自取幽求不論  
而又力請相王早正大位玄宗是時蓋已深憾於中是以輕於詔逐  
畧不念其有功綱目推求其實故於幽求

玄宗公正之

丙辰四年正月殺尚本奉御長孫昕玄宗初政清明長孫昕犯法墮  
罪不至死若等其輕重貶官即殺之可謂公正之至也然昕  
足矣故書殺而不法其官也  
昕皇后妹夫也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

胡攸堂

於里巷伺而毆之傑自訴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  
胡攸堂高宗有言罪太子有罪亦不可赦近於公矣而失太子  
之因使太子不免於難也玄宗以重刑加諸后黨之罪罪亦近

以倪若小為

廢殺故幾者動之微不可不慎也  
一月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為汴州刺史自貞觀二十年以來綱目書  
仁傑外皆以其所聚黜者為之而求外任之重難也帝兼河南采訪

尚書右丞倪若水為

使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當是時士大夫猶輕外

任揚州采訪使班景倩人為大理少卿過天梁若水餞之行立壁其

行塵久之乃還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上遣宦官下江南

取鵝鵲鷓鴣等鵝鷓音交晴似鳥脚高有毛冠辟火災長日鵝交故

有敕令逐害其宿若各鵝鷓鷓音溪救水鳥五色小於鴨淮賦云鷓鴣  
欲置苑中所至煩擾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

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為賤人而貴鳥乎上手

敕謝之縱散其鳥按若水之刺汴州也修孔廟建學廬以興教化又

欲慕景倩且曰吾恨不得為能諫玄宗捕禽之失亦可謂賢矣顧彼好進之心  
其騶僕此真患得之鄙夫也○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

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能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晉

患

姚崇諱若水時劉聰據平陽僭號曰漢為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諱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太濫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鄆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其令之官四十五人於歸學問○六月太上皇崩○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懷慎疾亟上表薦宋崇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白鬻以辦喪事○以源乾曜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姚崇無居第寓居南極寺以病請告上遣使問之曰數十輩乾曜奏事稱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治崇子葵并頗受略為時所譏又崇所親信主書趙誨受略當死崇復營救上不悅崇用是

聖朝妖不勝德

縣令試理人策

韋濟詞理第一

策問試庶令理人策

河如

皇崩

隱盧從愿

以源乾曜

南極寺

姚崇之謀

時所譏

又崇所親

信主書趙誨

受略當死

崇復營救

上不悅崇

用是

請避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造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嘆良久益重璟

范華陽曰昔申張以慾不得為剛璟所以能剛其惟無慾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十二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刑部尚書宋璟蘇頌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較他頗正諫上甚敬

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時突厥獻馬自則王世為中國患朝廷肝

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實謂不世之功璟以天

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徽曾痛抑其實適年始受即將靈荃慟

哭而死

范華陽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屢其

敗明皇卒以曠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

宋璟可謂賢相

宋璟見始知終

二人志操不同

二人協心輔

姚宋賢相

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

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歐陽修曰唐史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

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大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

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

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

之遇蓋難矣夫

璟與迺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迺助之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

同居相府僕射

謂蘇

寬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則黃門

謂蘇

過其

父矣

按蘇迺父瑒同中書門下三品父于同在禁院朝廷崇之迺襲

文章顯稱望畧等故時

紫微舍人高仲何暢通典籍齊泝練習時

務姚崇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門高君欲知今門齊

君可以無問政矣廣

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

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按史氏以姚宋並稱賢相予竊謂崇之多不如

應則表賀焉馬師銘偶合則表賀焉太廟室壞帝當修省則諷其慢遊

東都焉于是帝心大喜寵眷日隆執若璟之守法持正一於剛毅哉

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

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歐陽修曰唐史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

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大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

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

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

之遇蓋難矣夫

璟與迺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迺助之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

同居相府僕射

謂蘇

寬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則黃門

謂蘇

過其

父矣

按蘇迺父瑒同中書門下三品父于同在禁院朝廷崇之迺襲

文章顯稱望畧等故時

紫微舍人高仲何暢通典籍齊泝練習時

務姚崇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門高君欲知今門齊

君可以無問政矣廣

於是他州皆不敢立山人范知藩獻所為文璟列之曰觀其眼幸論

頗涉諛謏文章若高直從舉選不可別奏

丁巳五年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

網日書宋廟四室壞於上書

禮制不畏天刑不做宗廟輕

事遊擊一舉而四失皆具矣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還

正殿以問宋璟蘇迺對曰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

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上入

喜從之遂幸東都

按春秋書世室壞慢也今太廟室壞宋璟蘇迺

二人對說其正崇乃以行會為言是蓬君之惡也

胡致堂以長君之惡其罪小蓬君之惡其罪大姚崇於是其逢也

甚矣大以道事君固如是邪因是見唐有天下不自其廟而因

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太宗蓋其衆而忽於所當先

崇反曲說第之其亦未聞宗廟之義矣

上過睢谷道監不治欲免河內尹及知府官宋璟曰陛下方事巡

幸

宗廟

宗廟

宗廟

宗廟

宗廟

宗廟

宗廟

宗廟

宗廟

宗廟

宗廟

宗廟

宗廟

宗廟

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璣曰陛下罪之

而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

之○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良法也此

必使史官隨之有失則臣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

彈百官中書省有御史大夫一節性忠見人闕則觸不直

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權而小臣不得為諂慝及許

敬宗在東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多候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

監察御史按太宗令宰相欲復貞觀之政

至監察御史相彈奏事以險詭相傾覆及宋景為相欲復貞觀之政

制自今直學尚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事按太宗令

度鄭僖郭仙舟為道士書朝度何美之也鄭郭獻詩志崇道法蓋執

參軍鄭僖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勅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

于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好度為道士二人從宦于時獻詩見志乃

是黜之與太宗之聽蕭瑀出溺於虛無之學故玄宗特以

家無異亦可以警流俗者矣○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待罪朝堂而後赦

今史官隨宰相入侍

言朝廷無不記之事臣無私諂之

彈百官

對仗讀彈文

敬宗在東府

監察御史

度鄭僖

參軍鄭僖

于時用

是黜之

家無異

給之從之

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璣曰陛下罪之

而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

之○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良法也此

必使史官隨之有失則臣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

彈百官中書省有御史大夫一節性忠見人闕則觸不直

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權而小臣不得為諂慝及許

敬宗在東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多候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

監察御史按太宗令宰相欲復貞觀之政

至監察御史相彈奏事以險詭相傾覆及宋景為相欲復貞觀之政

制自今直學尚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事按太宗令

度鄭僖郭仙舟為道士書朝度何美之也鄭郭獻詩志崇道法蓋執

參軍鄭僖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勅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

于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好度為道士二人從宦于時獻詩見志乃

是黜之與太宗之聽蕭瑀出溺於虛無之學故玄宗特以

家無異亦可以警流俗者矣○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羊丁十一百編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唐玄宗 卷之十一



以給公上耳人主之心安得不侈乎息  
錢既弊又加賦焉民之不堪命可知矣

已未七年五月朔日食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戒膳命申書門下察察

囚賑饑之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

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固

固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兵不輕進所謂修刑也君子耻言浮於

行苟惟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帝嘉納之

庚申八年正月宋璟蘇頌罷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

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聽者悉付御

吏其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魁音跋旱神也狀戲於上前

問賊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

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上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

監察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之官

珠道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兩政堂曰惡錢之弊不可不革其失在所遣使人嚴急煩擾而以

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璟心實厭之優人中傷安知非楊恩

勗之徒懷宿憾而使為之手姚崇張說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

璟蘇頌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復其哉君子之難合也史論賢相姚

宋並稱姚非宋公且也安得齊名必也張九齡乎乃可與璟同日

而語矣

五月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

京官使俊又之士沈廢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於是

出者百餘人嘉貞更事疆敏剛躁自用引進苗延嗣呂太一負嘉靜

崔訓與論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負

辛酉九年二月以宇文融為勸農使官掌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

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

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以宇文融充使括

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偽甚衆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

此誠蒼生之  
修德修刑

君子耻言浮於  
於行

宋蘇介然守  
正  
姚宋步得齊  
不  
九齡可與璟  
同日而語  
二子請出其

宇文融檢括  
戶口

史分行天下使者競為刻急州縣布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

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百姓苦之按文融此議玄宗嘉

之爾荷清其源何憂不治○梁文獻公姚崇卒道令禁遺薦資其福

○安州別駕劉子玄知幾卒昔記良○初著作鄭吳競撰則天實錄

相借競起對曰此競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

取信於後疏行較獸之疏有大風災異之疏其危言動氣蓋名諫臣也素健

壬戌十年制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還太廟書議非○安南亂遣內

侍楊思勗討平之此後世內臣專兵之始也○安南亂遣內

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寢以貧弱逃亡畧盡百

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克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通逃者

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月得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分次更

宿衛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唐初置府兵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

謂歸家將後太宗更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名口折衝

兵農之分自  
宿衛下  
謂歸家  
將後太宗更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名口折衝

深急  
張說請募兵  
充宿衛  
建議募壯  
士充宿衛  
得失何如

史事為武三思張易之所抑而私撰唐書唐春秋若峻折張說之  
私囑當時以董狐目之蓋良史臣也悉為諫為史而職兼蓋漢唐  
以來吾見亦罕矣

隸諸衛凡府有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

田下井而食  
兵簡藏於民後世最為近古而便  
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也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寒之兵農既分  
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本流  
亦未嘗無弊故之者率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  
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  
於議臣之好改舊  
章此所以多亂也

癸亥十一年二月張嘉貞罷張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祐臧發

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遂左遷幽州刺史初廣州都督裴佃先下

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

以養廉耻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曷巡北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官

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事往不可還豈宜復蹈前失上

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

若大臣皆可管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為佃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

元言為天下  
何論事之深  
辱  
不可殺不可

嘉貞無以應○五月置麗正書院

書院始此聚文學之士或脩書或侍講

以張說為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無益徒費欲奏罷

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

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八月初

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令所在州縣安集

遂其生業○始置長從宿衛志府兵所以終廢也故再書始始之一

耳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皆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

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

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甲子十二年三月以杜暹為安西副大都護

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

金蓮固辭

施突騎施饋之金蓮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

聖於天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遲自

給事中居毋變詔起為之○復以宇文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

民議定賦役書復以何志過也融乘驛局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

先牒上勸農使後中書省司亦符融指搆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懷

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歲終增緡錢數百萬山是有寵

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令集百寮議之公卿畏融咸言者不敢

言惟戶部侍郎楊場丑亮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括檢也客謂遊役

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見存籍內者為正田籍外括出使百姓困弊

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場出為華州刺史○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

史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出為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

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

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今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阻礙

說因是出之○七月以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軍者稱大將軍始此

行璋反以思勗為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命○廢皇后王氏○羣臣

請封禪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睦

乙丑十三年二月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

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勸農社使貧富

恤耕耘以時○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彊騎彊苦郭反滿張勢也

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酋長又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為六番唐官志

擇材勇者為番頭習弩射八衛各有左右曰左右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曰金吾曰

監門曰千牛左右共十六衛自左右衛至領軍並掌官禁宿衛金吾

掌宮中京城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凡五府外府之番上

者十二衛受其名簿而配以職除監門千牛凡左右四衛不須故但

十二衛每衛萬人分為六番番者更代宿衛也○選諸司長官為諸州刺史上自選諸司長

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帳甚盛自書

玄宗自書十

類詩賜刺吏

羊丁上

十一代編 唐玄宗

流

張說首建封禪之議

唐作勸農社

十韻詩賜之左丞楊水令在行中意快快上怒貶睦州別駕○四月

魏明更崇華殿為九龍不書此其書更名何嘉更集仙殿為集賢殿與賢也至書名其言華清則大非今日之玄宗

謝表上與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

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十月作水運渾天機水

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

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置為地平今儀半在地下又

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晨擊鍾機械皆藏匱中○十一月封泰山前

宗憲必無此羣臣請封禪蓋專罪羣臣之諛耳此書封泰山亦見出於玄時上特

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仙

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

湖廣堂曰百姓之所謂福壽富康寧而已上好儉而民財豐節力

彼而民力裕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乎仁壽之域何必千乘

萬騎死金檢而竭於天平

庚寅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倣

乾封故事○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

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二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

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

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

潛耗大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

閑廐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

羣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故特進爵○車駕還幸孔子宅至宋

州今歸德府是宴從官於樓上上酒酣謂張說曰歸者屢遣使臣分巡諸

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又謂說曰懷州

刺史王丘儉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按

儉約自持廩祿隨宗族不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

三人真良吏

數百言莫非

他獻

在巧示我以

三人真良吏

羊丁... 唐玄宗

知卿不借舉  
於在右

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座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  
真良吏矣又顧謂刺史此日此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  
卿不借譽於左右也由是以丘為尚書左丞酒賜之散騎侍郎擢卿為定州刺史○十

吳兢請親宗  
試判

二月帝還東都○身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上疑吏部選訊不公宇文融密奏請分為十銓以禮部尚  
書親決試判以議之

一相之職  
尚書侍郎不  
得預

書蘇頲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屢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  
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

賢相不辭  
毀之數

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關死之人况萬乘之君  
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按人君為治每任於

大有年  
臣孫相望

散掌於下專任一已○大有年東都斗未十五錢青齊五  
有司甚非人君任人之法也錢關陝三錢○大有年錢關陝三錢明自太宗  
貞觀四年書大有之後高宗朝嘗書大稔矣祖孫相望至是  
又書大有年時玄宗留意政事侈心未動故其治效如此

命張說修五

丙寅十四年正月命張說修五禮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書不  
同太宗貞觀顯慶兩書詔長孫無忌等增為二百三十卷故謂之司兩書不同焉或未

大國當示人  
以信

折衷望與學士剛改從之○張說罷○十月黑水靺鞨北狄遣使人  
見渤海王武藝聞之恐其與唐謀攻已乃遣其弟門藝將兵擊之門

藝阿玄宗  
處武藝門  
藝恩威何  
如

藝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擊之此亡國之勢也武藝遣之門藝棄  
衆來奔武藝表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西安報云巴流嶺南武藝知

等漏洩皆坐左

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  
同馬溫公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而自歸  
天子當察其在直而當罰之為政之體也若不能討猶當正以門

罪

欺詐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洩不亦可羞哉  
丁卯十五年正月吐蕃入寇王君奭追擊至青海西破之至青海西

也玄宗自是益  
邊功矣故謹書之

戊辰十六年二月以張說益不集賢院學士說雖罷政事奉文史之任

賢隱學士  
謝表

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按張說敦氣節重然諾喜推賢後帝在東官所與秘謀密計甚衆後帝為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之視草○改曠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

行開元大衍曆

八月行開元大衍曆○十二月立長征兵今番酬勳法勅長征兵無

五分番酬勳

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巡家洗沐五年酬勳五轉

已巳十七年三月限明經進士

及第每歲毋過百人書限何議也諸色人仕無所裁

損獨限明經進士故書以譏之

國子祭酒楊珣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

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

儒風浸墜廉耻日喪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又奏主司帖

試明經不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

平文上甚然之○八月以帝生日為千秋節生日宴樂舊矣未以節名也源彥尊使而修禮

自此廣矣書八月五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丞相源乾曜

張說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布以天下咸令宴樂移禮統之張尹氏

明經並帖平文  
唐以生日為千秋節

上之意

上之意豈必張大設宴而後為敬哉

華陽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八生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凌生乾曜與說不能以義正君又為諂旨以逢迎之而後世猶以二人為名臣不亦異乎

人為名臣  
張嘉貞不市田宅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宰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

之資吾不取也○貶宇文融為汝州刺史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

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寢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

姓苦之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祿以

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實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期日寅奏果

入上怒融坐貶後有飛狀告融賊萌隱沒官錢事坐流巖州

下南湖曰明皇天寶之亂其惟宇文融為禍本乎蓋融以典利獲幸故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效尤聚斂帝見天下富完侈心大肆於是好諛好兵好色無所不至以致乘輿播遷唐祚莫挽融實為禍本也

今百官休日  
選勝行樂

庚午十八年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書初令何譏教逸也休日每十日賜百官一休

暇也選勝謂

○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兼官未有書者書光庭何譏也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

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

各以謂下文官高者卑者也罷官謂罷處就閑者也官高者選少卑

若干數未定之辭不拘多少為一選舉集而銓注也

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

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嘆宋璟爭

之不能得

元文莊曰年勞之說漢已有之而未以為用人之法至後魏崔亮

唐裴光庭始專以此立法惟文移簿籍是稽歲月先後是據所謂

銓量人物者徒建空名而已宋人有言賢才伏於下者資格礙之

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率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

之困於暴政也令者資格之八象也萬事之所以成敗而

吏之所以廢弛也法之所以頹壞而不按者資格之失也

六月以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命浚與

百官相見張說見之謂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

福也浚竟不行太子瑛之廢成於此○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

謂致堂曰以文觀之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二十有四人幾於刑

謂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獄訟安得一伸

理曲直安得一辯白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平之盛有當死而

幸免者乎然則姦猾通誅而平人冤抑者衆矣是故善為治者必

去華而務實則不為人所問也

辛未十九年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初毛仲以嚴察幹力養馬成羣

有寵百官附之幅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

備但未得容上口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召客

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

扈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毛仲驕恣日甚嘗求

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

宋璟飲不盡

剛直而彌

馬

毛仲視之若無人



此豈不堪作

三品

此賊心持兩

端

今日敢以赤

子恣我

唐以詩書賜

吐蕃

忠信禮義皆

從書出

玄宗誠為重

禮

選古名將以

備十哲

李勣此右

五哲也

如先聖禮則兵

文之兆自此始

兼斯二者稱

聖人

先禮義而後

勇力

策問玄宗

令兩京諸

州各置太

公廟以張

良配響選

古名將以

備十哲

皮致祭如

孔子禮得

失何如

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恣我遂貶毛仲於遠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盛力士小心恭恪尤為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即決勢傾內外○以詩書賜吐蕃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志寧會孫上疏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况吐蕃國之寇讐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畧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上躬耕於興慶宮側書嘉重農也綱目籍田外書耕田未有書躬者此其書躬何漢武明章皆巡行于外幾河事者也若玄宗則誠所謂重農者矣○三月置太公廟書譏也帝喜事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饗選古名將以備十哲左庶以張良為首田穰苴韓信李成李靖此左五哲也右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加孔子禮玄宗當四方博論之日乃無故置太公廟而又致祭

司馬溫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抗衡哉古者有矣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贏股肱夾射御受成獻饋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備十哲之目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癸酉二十一年三月以韓休同平章事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時嵩薦王丘丘讓於韓休高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峭峻峻直不干榮利又為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

不意韓休乃  
洗如是  
韓休知否  
既瘦天下肥

韓休為相  
韓休為相  
韓休為相  
韓休為相

用韓休為社  
何如  
選人委部權

東都  
蕭嵩致仕  
蕭嵩致仕

異哉明皇之  
用人

宰相師表百  
僚

人心服而政  
教行  
九齡於是失  
正

分天下為  
十五道以  
六條檢察  
非法如何  
六條檢察非

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

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六月制自今選人

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流外奏申不復引過門下雖有此制

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

六百八十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

塗甚多不可勝紀○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綱目書致仕多矣未有書所歸

平章事休數與嵩爭論於上前而折嵩短嵩四乞骸骨上曰朕未厭

卿卿何為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

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為丞相罷政事時

九齡居母喪自韶州人見求終喪不許異哉明皇之用人乎明知韓休之忠直且有吾用韓休為

社稷之語然自三月相之十月而罷則是所用纔七八月耳他時明

知林甫忌賢嫉能而相之至十九年自古人君用人未有若玄宗之

也

胡致堂曰宰相師表百僚其進必以禮退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

政教行當是時朝廷非有金革危急之事而起九齡于哀服之中

在九齡則尤甚矣且辭而不起當身居苦矣今乃遠詣京師辭又

責備賢者是以君子惜之也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采访使是歲分天下為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

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劍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

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访使以六條條強宗豪右用官輪制一

條二千石不遵詔制浸漁聚

甲戌二十二年五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

三品張九齡請不禁鑄錢勅百官議之裴耀卿等曰一啓此門恐小

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計估度備則

張九齡等說錢何如

官治可成而私鑄無利矣且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乎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子玄曰夫人富不可以賞勸

貧不可以威禁若許私鑄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

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也上乃止○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

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

後宮生壽王明太子浸踈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

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上擢為禮部尚書與裴耀卿張九齡同中書

門下三品○上薨麥於死中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

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耳○以方士張

果為銀青光祿大夫韋濟薦果上迎入禁苑拜官號通玄先生厚賜遣歸上由是頗好神仙矣○幽州節

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

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

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纒破契丹即以

為相若盡滅突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

賜二子官賞資甚厚

乙亥二十三年正月耕籍田御五鳳樓酺宴前書令百官行樂此書御樓酺宴則玄宗之志

至是益荒矣○酺音蒲布也王德布大飲酒也又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故賜酺得會聚飲食也唐無酺禁今亦賜酺者蓋聚作為伎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

高午賜酒麵負懷州今懷慶府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

虎豹犀象之狀屬河南南陽府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為

為羽季反于為歌名元德秀所作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

史為散官德秀性介紮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按德秀字業芝質厚少緣飾少私爭母以

老聞母亡廬墓側兄子襁褓親撫之慈甚公以不出觀命終身不娶上十六年未嘗識女色調南和尉有惠政為魯山令有盜繫獄會

食人七祿遺者歲滿詩餘一獺駕柴車去李華嘗兄事之作三賢論

十一代編一唐玄宗

而公與焉及卒華蓋曰文行先生○三月張璠張琇殺殿中侍御史

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云楊汪以復父讐勅殺之

復父讐而列叙二子義之也而杖殺之甚矣書曰勅初汪既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璠璠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

病其止也手殺汪于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

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稚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

卿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勅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

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

士民憐之為作哀誄歛錢葬之

復讐立臣子之大義

聖瑋志亦可

一人當三人之命

十二月冊壽王妃楊氏妃故蜀州司戶楊玄琰之女也玄宗為第十

冊為貴妃是以父奪子妻大亂之道也故始謹志之

丙子二十四年皇太子更名瑛忠王浚○三月勅禮部侍郎掌貢舉

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士凌侮之議○四月張守珪使平盧

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奚之先本東胡宇文之別種虜庫莫

建威驍中京故曰奚契丹其地居上東燕二京之中西臨馬祿山侍

孟山六十里其山南北千里東西八百里連亘燕京之西

勇輕進為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

丹耶奈何殺祿山守珪亦借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

批曰昔穰苴誅莊賈莊賈子余反史記司馬穰苴者周完之苗裔也晏

後期軍法後期者斬遂斬莊賈以徇三軍孫武斬宮嬪孫武于齊人

之眾軍士莫不股栗乃進兵而復故吳王闔廬闔廬出宮人為二隊以寵姬二人為隊長試守珪軍令若

習戰法武乃三令三申而鼓之宮人笑乃斬隊長以徇

行祿山不宜免死上借其才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

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

元齡知祿山有反相

守珪奏斬祿山

穰苴誅莊賈

十一代編 唐玄宗

元齡知祿山有反相

守珪奏斬祿山

穰苴誅莊賈

王夷甫識石勒

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夷甫晉士行字也石勒上黨匈奴人也

宰在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殺之

養以為子又有史寧干寧蘇者與祿山同里閭亦以驍勇聞守珪奏

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祿山營州柳城胡種姓崇氏其

母阿史德居突厥中禱子於軻鞞山及產有光照穹廡烏獸盡鳴望

命遂家軻鞞山父死母携之再適突厥安延軻鞞其

姓更名安祿山後其部落散與安氏子思順逃來

言致堂曰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磔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

言未末之事跡其後忠是故玄宗得以拒之蘇子曰齊桓公不殺

楚成王不殺重耳漢高不殺劉濞劉濞高祖兄仲之子封吳王

沒祿山此皆盛德事也愚以謂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

之事而遇九磔是謂保養姦邪悞違忠諫安得為盛德哉

增宗廟邊豆數加母黨服大禮有定制不可損亦不可增昔程頤子

而增之母黨之服有定制而加之皆非禮也太常卿韋瓘奏請宗廟

每坐籩豆十二共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遊曰聖人知孝子之情

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今取甘肥皆克祭用既踰於制其何

限焉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廟敢忘舊章上固欲增之始

又奏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姨舅為小功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

免太子賓客崔沔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

內有齊斬外皆總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願一

依古禮以為成法禮部員外郎楊仲昌曰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

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心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

情之明例也上下不從○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以書重格君也

於是帝生日易為不書九齡此錄人主朝夕千秋節唐明皇以每

置座右可也豈一賻賦頌之流哉不書生日千秋節年八月十五

為千秋金鑑錄賀壽益是月明皇誕日也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

以人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與盛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

吉凶

羊丁世史通編卷之廿八

十一代編 唐玄宗

疏

五人賢而無

禮之一字

正家之道不

可貳

聖人援事抑

情之明例

張九齡上

秋金鑑錄

置座右

鑑錄上之上賜書褒美○十月帝還西

王過陝州以刺史盧魚有

異政題贊於廳事而去○十一月賜朔方

節龍西縣公玄宗志在邊功故增重邊賞屬陝西道

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

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詳言疾苦之病聽下言唐興以來惟舊

相及敷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

判涼州別仙客所以不賢九齡豈不知之顧

為言此所以相於玄宗林甫之辨也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

有功也邊將實倉庫脩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

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

才也何有於尚書十一月賜仙客爵龍西縣公隴西今屬陝西鞏昌府食實封

三百戶仙客止能修其職美而寵異已○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

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治四之份已在於此初上

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曰宰相繫國安危陛

下相林甫竊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

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張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

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慾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

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日夜短九齡於上上寢踈之於是

耀卿九齡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按九齡所為上宸踈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

秋氣之移奪終感思於篋中帝雖優容然年罷政事而相仙客自是

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思矣○玄宗自此以前二十四年是一截向上

之君自此以後二十年是一截向下之人

胡致堂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疆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

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忘氏日亂而不恤也九齡可謂愛

君矣然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儆戒之可樂也若

明皇稱有荷盈守成思及危溢之心故九齡嘗立于朝則放心必

鑑錄上之上賜書褒美

○十月帝還西

王過陝州

以刺史盧魚有

異政題贊於廳事而去

○十一月賜朔方

節龍西縣公

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

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

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

相及敷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

判涼州別

為言此所以相於

玄宗林甫之辨也

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

有功也邊將實倉庫脩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

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

才也何有於尚書十一月賜仙客爵龍西縣公

三百戶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

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

下相林甫竊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

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張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

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慾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

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日夜短九齡於上上寢踈之於是

耀卿九齡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

秋氣之移奪終感思於篋中帝雖優容然

胡致堂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疆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

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忘氏日亂而不恤也九齡可謂愛

君矣然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儆戒之可樂也若

明皇稱有荷盈守成思及危溢之心故九齡嘗立于朝則放心必

十一代編 唐玄宗

羊丁廿百頁編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唐玄宗

羊丁廿百頁編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唐玄宗

羊丁廿百頁編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唐玄宗

羊丁廿百頁編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唐玄宗

羊丁廿百頁編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唐玄宗

羊丁廿百頁編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唐玄宗

羊丁廿百頁編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唐玄宗

羊丁廿百頁編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唐玄宗

羊丁廿百頁編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唐玄宗

羊丁廿百頁編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唐玄宗

羊丁廿百頁編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唐玄宗

羊丁廿百頁編卷之十一

忠義美名  
忠義之士  
高見明

人主安得不  
畏

漢高祖武  
帝之懼  
帝之懼

唐玄宗  
之懼  
張九  
齡其故何

武帝明皇所  
不免

理亂自此  
分

依獵  
耶

收罷亂必呼嗚呼九  
齡可謂活之大臣矣

陽永嘉曰忠義美名也雖甚庸之亦亦知高其名而願致之及見  
其人鮮有合焉何也畏之也蓋忠義之士識高而見明慮遠而憂  
大世方無虞若可以少安矣而為痛哭流涕以發天下大難之端  
乘輿無甚失德猶可以為安也而盡言極諫其者有幽厲桓靈之  
此百官效職亦無大姦邪未去也而深懼指鹿之禍發於朝夕嘉  
祥美瑞人主所罕見而向焉者也則視以為不足信至於一月月  
之食一兩賜之愈則從而尤之曰此庶政之招也射獵巡幸歌舞  
之娛似未病於治則禁而抑之宵旰之勤吐握之疲非人所願為  
者則強其必行則人主安得而不畏之耶故雖漢武帝唐明皇之  
賢猶每畏懼汲黯張九齡之直也人主方是之畏彼亦孰肯自  
其所畏而取疎遠之患乎武帝明皇之所以不免也  
其欲是以好取之患生此武帝明皇之所以不免也  
山瓊山曰唐室治亂之幾分於此按崔羣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  
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  
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  
林甫引蕭炎為戶部侍郎吳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獵中書侍郎嚴  
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吳刺岐州故林甫怨  
挺之○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孰尚通家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

說尚文李元絃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其長也○九齡既  
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  
聽自專大權明召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  
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飛龍殿日以八馬列官  
門外號南衙立仗馬食三品料食與餉同  
唐給九品

一鳴輒斥去諫官  
杜暹嘗上書言  
事明日黜為下邳今陝西  
清水縣令自是諫爭路絕矣

丁丑二十五年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勅曰進士以聲韻為  
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誦帖括曰帖誦其明經則誦帖  
括謂為機括而誦之以求僥倖罕窮

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唐以  
左氏

傳為大經一唐以  
左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杖流道卒耳其書殺何誅  
心也綱目之法苟有誅意

於其臣一唐以  
左氏貶張九齡為荊州長史子諒彈牛仙客拜宰相才上怒甚  
命擻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

命擻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

命擻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

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長史子諒奏彈仙客怒之前也而後流之則帝之欲殺子諒明矣

范華陽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此也始抑外戚焚珠玉誣神仙禁言祥瑞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機祥一人之身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而殺之書廢太子廢無罪也而殺之帝之子乎是禍也先是駙馬都尉楊泗私附武惠妃一無罪不可也況三乃林甫成之

常伺三子過失令惠妃泣訴於上上大怒欲廢之九齡力諫乃止至是楊泗又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

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廢瑛瑤瑒為庶人賜死城東驛瑤瑒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范華陽曰明皇三子之廢係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係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保則天性滅為仇讐置相可不慎哉

十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太盛鳥鵲不

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相故有是命范華陽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諛諛得志天理滅矣能無亂乎

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劉友益曰宋璟在玄宗朝第一流人物也故書官爵諡以表之蓋自狄仁傑以來於是再見終唐之世五人而已矣狄仁傑宋璟李晟馬燧裴度若郭子儀號官爵諡具則又非五人可及也

戊寅二十六年正月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令皆置學則無無學之里矣特書嘉之

六月立忠王璵玄宗第三子為皇太子改名亨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

餘不決自念春秋寢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

我意

羊丁士口頁編卷之十八

十一代 唐玄宗

流李林甫

置指不可不

慎

范華陽曰明皇三子之廢係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係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保則天性滅為仇讐置相可不慎哉

玄宗朝第一流人物也故書官爵諡以表之蓋自狄仁傑以來於是再見終唐之世五人而已矣狄仁傑宋璟李晟馬燧裴度若郭子儀號官爵諡具則又非五人可及也

流人物  
終唐之世五人  
子儀非五人可及

我意

十一代 唐玄宗

流李林甫



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意遂定六月立瑛為太子

孫甫曰太子瑛之廢雖由武妃林甫亦張說之過也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貌類太宗之言蓋昭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眾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於忠王豈無密議也使明皇之意已移雙寵之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矣

已卯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向坐被王者之服追贈

弟子皆為公侯伯

丘壤山曰文之為言謚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矣孔子亦曰文王之為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謚吾聖人之天德哉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謚之猶言未足以稱其德也後世乃遵之不改何耶

庚辰二十八年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書惜上雖以九齡忤旨逐

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風采得如九齡不開元

大相守正不回惟九齡一人而已九齡既已拜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嶽山之亂不亦可惜哉

丁南湖曰予讀唐史見張公九齡卒未嘗不為明皇恨而亦未嘗不為張公喜也向使公若不死豈得免於嶽山林甫之害乎大林甫之姦嶽山之叛舉朝不能知惟公灼知之舉朝不能言惟公力言之是兩賊之卿公者磨牙淬劍久矣幸而天有佑賢之心公右自全之道乃得身名兩全以收一代宰相之完福卒之天定勝人尋封縣伯謚文獻贈司空而林甫羅新館之慘嶽山遭所賜之痛忠好之獲報毫髮不爽後世人臣其知畏哉

是歲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立賑饑法自是帝無可書之政

辛巳二十九年正月立賑饑法書美之也自是以至天寶末年帝無可書之政矣其所書者非惑鬼神則

務聚斂也寵邊將也其所誅賞非為林甫則國忠也貴妃也 ○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上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迎置興慶宮 ○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由是上益以為賢乃以為營州今昌黎縣屬直隸永平府都督充平虞軍使

人主必昭金  
德以昭臨百

明皇入宇文  
融之說

置十節度經  
界使以備邊

胡改堂曰人主必昭儉德以昭臨百官清心寡慾不殖貨利而用  
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明皇自入宇文融之說殫天  
下以自奉故使使山專以貨實交結左右蒙養姦  
慝所以治國者不以利為利為利為其生患之若此也  
壬午天寶元年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是時天下聲教

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自太宗平突厥蠻夷稍稍內  
屬即其部落處置州縣大者

為都督府號為羈縻置十節度經界使以備邊  
日安西曰北庭曰河  
西河東范陽平盧隴

右劔南嶺南又有長樂經界福州領之東  
萊守提萊州領之東介守提登州領之

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  
萬餘匹開元之前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十萬大寶之後邊將奏

益兵寢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

矣

此為方鎮已  
成之說

不在邊

呂東萊曰唐之制兵其所以處內之制何其曲盡處外之制何其  
疎戾也人以為府衛之法壞而後有方鎮之兵不知府衛之法成  
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壞於內而方鎮遂成乎外內兵不足以捍  
外患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  
十道而以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  
此其為方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可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

君重駭輕之  
意不存

策問府府

兵變而為

騎騎驍騎

變而為藩

鎮其詳何

如

漢文可謂能  
稱過

二月以田同秀為朝散大夫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載靈符在尹喜  
故宅未得之由是羣臣上尊號改元天  
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為也  
范華陽曰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為  
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為姦罔哉昔漢  
文一為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乃不  
復言神仙之事可謂能補過矣

三月以韋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

慎矜得幸於是韋堅太子之  
妃兄也王鉞之徒公反胡  
公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

者史作  
爭權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克位而已堅為更以幹敏稱上使

策問韋堅  
王鉞言利  
何如

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鉉亦以善治租賦

林甫上密腹

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詹事二臣帝所

以計去之而帝殊不以計去之其蔽也

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唱以甘言

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密腹有劔

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密腹有劔○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

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

上月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籍才謂邊遠須籍上欲

以尊君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賓詹分務東洛何如絢懼請

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

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論以上意甚

厚蓋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

宜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嘆吒久之亦以為員外詹事

○牛仙客卒

以李適之為左相

癸未二年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謂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

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生臣

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則有羣鳥從比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

從之

○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

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于上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入

等者六十四人倚于夔為首羣議沸騰祿山入言于上上悉召入等

人而試之讓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持人謂之曳白於是三人皆

坐敗

甲申二載正月改年名載

音字年也法堯○二月以安祿山兼范陽

節度使時河北黠陟使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

其美二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九月以楊慎矜為

御史中丞

羊丁世... 十一代編 唐玄宗

慎於固辭不受

史中丞初上以慎於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  
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於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其屈附於已復  
以為中丞

帝聞空中神語

乙酉四載正月帝聞空中神語書帝問何譏自欺也秦皇漢武之君  
欺也繼是而有妙寶真符上謂宰相曰朕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

以楊太真為貴妃

自草黃表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  
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羣臣表賀○七月  
冊壽王妃韋氏入月以楊太真為貴妃楊氏為壽王之偶已非一日  
明皇奪而自之則紊亂三綱  
威絕大理不可初武惠妃死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  
立於人上矣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  
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之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太  
真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悟書承迎上意不替歲寵遇如惠妃宮中

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為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  
以從兄錡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奕

奏立李靖李勣廟

九月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  
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英衛  
唐之

英衛唐之名臣王拱聚斂

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後後宮  
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拱深知上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  
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豫經費上以

此皆不出于租庸調

拱為能富國益厚遇之拱務為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  
丙戌五載四月李適之罷李林甫謂適之曰華山有金墉採之可以

華山王氣所在

益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王與也太玄經云五行用事者王鑿之非宜上以林甫為愛

已而疎適之適之乃自求散地罷政事林甫擯陷人常類此○李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蕭炎薦吉温林甫得之甚喜又有羅希

羅緝古綱忠嗣仗四節

與為吏深刻林甫引之遷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緝古綱○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

知朔方河東節度使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青海在臨羌縣西自早未海謂之

中今鄯州龍支縣界河所經也又討吐谷渾西域國名於墨離軍瓜州西北十里有虜其

全部而歸按忠嗣與吐蕃戰屢勝日又惜民命而不取石堡又高僧甫中傷而死於放地史氏謂○時楊貴妃有寵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其工於謀國則拙於謀身

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嘗

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温因言宮言於上曰陛下何愛

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而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

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

剪髮一縷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丁亥六載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弟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

自殺李邕王琚李適之等皆薦紳無罪日九殺則民之無告而死者又可知矣雖然明皇蔽於林甫雖愛了猶且不免死大夫士乎

江淮司馬王琬性豪侈與李邕者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

惡其負材使氣欲因事除之因別遣羅希奭按邕與裴敦復皆杖死

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耶難與爭鋒然終虞

缺折耳邕不能用

丁南湖曰李北海才高氣方剛殺戮烈即其秘書一覽了辨如

其學富矣四方請文擅名天下其文章卓矣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

十一代編 唐玄宗

流天香香

髮者父母所與

李邕如干將莫耶

羊丁世史

鋒其氣雄矣劫宋璟斥普思中宗時鄭普思以方獲孝靜生臺彈劫不避不猶干將莫耶其險不可犯耶但邕資豪放細行不謹所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胡人目不知書御史大夫乃風憲之長朝廷清嚴以之兼職非其倫矣直筆書之亦

足貽古

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

嘗稱重二百斤

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在上

前應物敏給雜以恢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

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

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

者也祿山曰臣愚癡者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

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獨祿山於御座東間設

金鷄障首榻使坐其前命初銛姊弟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

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

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路便之拜母是自媒其媾合之緣賜之財國

之富以賞其濫縱之通宵之樂以饜其欲三日洗兒則裸戲於榻房

而不以為忌與妃對食則同坐於胡虜而不以為嫌蓋玄宗用心之

後也○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克隴右節

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上欲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

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

意不決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

如其說李光弼諫之忠嗣曰今日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

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

軍充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

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以忠嗣沮

撓軍計上怒貶忠嗣為漢陽太守時哥舒翰入朝或勸多齎金帛以

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不云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為上聞

腹下止有赤心  
太子何官  
祿山唯知有陛下一人  
不知乃更有儲君  
餘君  
意山出入禁

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  
李光弼諫王忠嗣  
忠嗣  
王忠嗣不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易一官  
大夫能行古人之事  
公之事

王忠嗣可謂賢將

翰名召見悅之以為節度使陳忠嗣之忠上感悟乃貶  
范華陽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宜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廉  
亡不顧一身之危而借士卒之命可謂賢相矣然忠嗣知石堡之  
不可取莫若固守所議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而龜奉  
詔而復洗其謀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耶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書此蓋自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

省悉以車載賜林甫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門第臺省為空

李岷庭以定盈為懼

林甫子岫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圍指役夫言曰  
大人久處鈞軸林甫專政十有九年鈞陶左輔也軸車軸也鈞軸皆  
在物之要者故謂宰相當軸言其居中用事也

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

何先是宰相黜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

重馬復辟一夕屢從

百餘人為左右翼旁引若居則重關後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從於雖  
家人莫知其處○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至是諸道節度多  
胡人矣林甫為之

也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號勇善騎射思官四鎮節度副使自

厚名臣

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  
人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杜爾突厥貴羅契苾西力

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

慶忠諸王慶王名琮忠王即肅宗也宰相則蕭嵩牛勣始遙領矣

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

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天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

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

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

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

也

不甫在邊帥入相之路

范華陽曰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有甫得  
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即度使蓋用

朝人

天下之勢編

謂之翁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

然性和謹少過不敢

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

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深處恐以政事委林甫何如

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

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可假人

林甫得以行

其計

天下大柄不

可假人

戊子七載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

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翁謂馬革直

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

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深處恐以政事委林甫何如

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

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胡致堂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嘗能為明皇忠計

者密上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佐作王忠嗣而大安祿山論力較績

夫孰與謀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得以取將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

德兵太重之說亦安能謂二人已盛之勢或以當時得譽於上大

夫而無疾惡之

者故不可不辨

賜安祿山鐵券

書鐵券

人支給之事度其

出入以克國用

○以揚劍

言布貴妃

從祖兄也

判度支事

度支監名其

官掌庫藏

遷歲中領十五餘使恩幸日隆

○十月以貴妃姊為國夫人

貴妃姊

韓號秦國夫人與

鉅萬五家競尚奢多勢傾天下

○改會昌縣門

應或言玄元皇帝

降于華清宮之朝元閣故也

已丑八載二月帥羣臣觀左藏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新之為重

然性和謹少過不敢

謂之翁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

然性和謹少過不敢

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

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深處恐以政事委林甫何如

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

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可假人

林甫得以行

其計

天下大柄不

可假人

胡致堂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嘗能為明皇忠計

者密上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佐作王忠嗣而大安祿山論力較績

夫孰與謀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得以取將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

德兵太重之說亦安能謂二人已盛之勢或以當時得譽於上大

夫而無疾惡之

者故不可不辨

賜安祿山鐵券

書鐵券

人支給之事度其

出入以克國用

○以揚劍

言布貴妃

從祖兄也

判度支事

度支監名其

官掌庫藏

遷歲中領十五餘使恩幸日隆

○十月以貴妃姊為國夫人

貴妃姊

韓號秦國夫人與

鉅萬五家競尚奢多勢傾天下

○改會昌縣門

應或言玄元皇帝

降于華清宮之朝元閣故也

已丑八載二月帥羣臣觀左藏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賜無限

手訂世世百二冊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唐紀五

三六 流芳齋重刊



取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狹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殯而不耻猛將精兵皆聚於西

中國無武備北邊中國無武備矣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古人獮苗獵豸寓兵於農所以當無事而為有事之時也府兵太宗之

當無事而為善制子孫不能備弊補廢振而起之今書有事之時折衝府上下魚書其為弛備不亦甚乎

庚寅九載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特書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而明皇窮極奢侈意口腹之

欲不言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

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明皇以一口腹之微至於水陸珍羞列數千盤自以為能享王食之奉也未幾逆胡反叛出次咸陽臨宮闕不四千里日

中猶未得食僅有民獻糲飯雜以豆麥皇孫暹等以手掬須臾而盡

右人長有酒未飽又命軍士散諸村落求食當是之時視前日珍羞果安在哉乃知古人下求侈靡所以長有其有明皇過求侈靡遂至於不能保其所有也

○五月賜安祿山爵平郡王唐初昔書公敬暉等始賜爵王則以功故也於是而繼書

唐將帥封王自此始○賜楊釗各國忠釗以圖識有金刀

改之也昔賜名何幾

辛卯十載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特書起者以窮極壯麗不保其力也然賜第未有書其地皆書

於親仁坊何處也擇里處勅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且幄帟

仁明皇蓋亦甚不知人失勅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且幄帟

四合象宮室日握平章曰亦握中坐上承塵也器皿充物其中克實

皆以繒為之又曰在上曰布四旁悉周曰握器皿充物其中也物

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

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襦褌負兒裸祿山

使宮人以綵與昇扛昇之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

洗祿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

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

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惡華陽曰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屢屢設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何其惑之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祿山既兼領三鎮平盧范賞刑已出日益

祿山兼三鎮  
丁丑  
十一代統編  
唐玄宗  
三

言言十事何

必同十事何  
安大夫須用  
檢校  
反手檢林  
祿山憚林甫

必同十事何  
安大夫須用  
檢校  
反手檢林  
祿山憚林甫

任海川不封  
王錡之問

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廢弛有輕

中國之心○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

盛冬常汗霑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

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

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

牀曰噫嘻我死矣因林甫須用點檢之語而懼得罪以死

胡致堂曰祿山之憚林甫者以林甫智術足以禦之也若林甫明以兵多勢大將生變亂開悟上意移祿山他鎮消未悉之患則身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精神協以氣勢使之畏已而已其罪可勝言哉

壬辰十一載三月改吏部為文部刑部為憲部○夏戶部侍郎京兆

尹王錡伏誅窮聚斂以逢君錡之罪大故自天 錡權寵日盛領二十

餘使宅旁為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雖李林甫亦

畏避之錡弟戶部郎中王錡陰召術上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

海川不對錡以他事杖殺之至是事覺逮錡賜自盡錡杖死於朝

范祖禹曰天利百物所生而天地所以養人也專之必難壅則所害者多是以典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不為培克上下皆齊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十一月李林甫卒林甫唐宗室也史氏列之奸臣傳置 上晚年自恃

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

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

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

每夜坐燈月堂有所 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

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也○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國忠

為人疆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以天下為已任裁決幾務果敢不

疑居朝廷攘袂扼腕批衣革反 公卿以下願指氣使莫不震懼自侍

林甫善於下之亂  
國忠以天下  
危危任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十八  
十一代編 唐玄宗

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

右相如泰山吾以為為木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持乎遂隱

水山  
張彖隱居  
山

居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  
十里五嶽之中嶽也

癸巳十二載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議專國忠欲收人望選人無問

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故事兵吏部

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國忠

楊國忠注選  
人於都堂

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密定名闕召左相及給事中集尚書都堂

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

繆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二月追削

李林甫官爵削其棺楊國忠使人誣告與阿有思謀反故及按林甫  
死有餘孽也謹以謀反則失其實矣故不書有

○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安祿山以林甫狡猾已故要

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祿山視之莫知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

反狀上不聽國忠以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與祿山不協欲厚結翰與

哥舒翰  
結

其掛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按哥舒翰始為國忠所喜而節度  
河西既為國忠所忌則出兵靈寶

乃致縛於屬將降於祿山迹其平生之英雄亦可悲矣然降

於祿山而不能死節頸又為賊招降諸將是死有餘辜者也○以中

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劉廼遺昱書曰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

曰載承有九德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

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

華則不及徐庾徐庾庾信皆陳人一  
人為同僚詞並綺麗觀其利口則不若齊夫漢文帝  
問上林

甲午十三載正月安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安祿山必反且曰陛

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上由是益親信祿山國

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加祿山左

國忠言不能  
入

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何暇論聖賢  
事業乎

何暇論聖賢  
事業乎

何暇論聖賢  
事業乎

何暇論聖賢  
事業乎

何暇論聖賢  
事業乎

何暇論聖賢  
事業乎

何暇論聖賢  
事業乎

言上曰...

北門學士

僕射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垧草制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西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為僕射○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制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垧皆翰林院供奉

中書門下  
命之司  
宗初正  
林何如

范華陽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勅行馬明皇始制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棋數術藝技以事上而不與士齒者也而便與文學之士稱處非所以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為之者不亦可羞哉  
胡致堂曰陟降多士皆當出於中書設有私徇小則詰責大則削削可也不當及其事而分其權翰林初置人才與雜流並處其難流不入中書處忠賢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正官之體矣王公無私而有私人相無不統而有內相是與大臣設形迹為異門也而何乎哉

安祿山疾驅出關

三月安祿山歸范陽邊將人朝還鎮乃常事耳而祿山方辭歸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揚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初上令高力士餞祿山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垧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均垧官○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鈞

此議他人不知  
日食不盡如鈞

為龍揚太僕也明且誠知太勝侵食之咎不在乎他輩而正之可以變亂為治矣  
○劍南留後侍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西南名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

南詔表以捷聞

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范祖禹曰管子言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壘蕪之為言深也明且信一揚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以敗為勝其不豈不幸哉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為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幾發於朝夕蓋由外道相之非其人也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

十一代編 唐臣公宗

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明皇之言未  
為失

魏華陽曰明皇之言未為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使相如  
宋將如王忠嗣復何憂哉而以姦猾為賢良是以禍亂已成而不  
自知也力主非有遠謀深慮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至  
於危者言天下之事亦可悟矣而會不知者以及於亂不亦宜乎

西季不言

八月關中大饑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  
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

天下無敢言災者

善將代漢將

乙未十四載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祿山使副將何千年人  
奏請以蕃將胡人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盡給告身全唐選舉  
志觀品及

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其  
中有褒貶訓戒之詞即所謂官誥也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

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

山之意耶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其

請他日國忠見素請除祿山平章事召詰闕以賈循呂知晦

玄宗已草制  
而不發

分領范陽平盧山東節度以分其勢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  
使輔參琳以珍果賜祿山琳察其變參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

無二心上謂國忠曰朕雖心待之心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

事遂寢

采沛國曰借機無涯之  
每登於權位之極泮漁不軌之勢多出  
於小力之雄今祿山者  
且擁三道兵馬矣於  
者出其門將帥皆其私  
不知之至是復請以蕃  
臣卒至於竄身失國而  
不悔詩曰嗚呼哀矣何  
乃三十四每置其夫二人  
河南尹達奚

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獻乃遣蕃將三十二人送之

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

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

上稍悟始有疑祿山之意遣使齋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祿山踞林不

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明京師尋遣還亦無表○十二月安祿山

反祿山之反固其獸心亦龍之大通以成其驕而國忠又數激之

反以速其反至請以蕃將代漢將帝可以悟矣而又不悟逮其獻馬

然後稍悟又不為之備焉

則西南之行非不幸也

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

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

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

詐為勅書悉召諸將示之口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

君宜即從軍眾愕然相顧吳敢異言於是發所部十五萬眾及於范

陽引兵而南時海內久承

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

州縣望風瓦解無敢拒之者上聞祿

山已反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

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

入朝上以為范陽平盧結使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

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

國忠教祿山

楊國忠揚揚得色

丁南朔日用兵之道貴乎持久而慎重也祿山之反計積於十年而玄宗之募兵迫於一倖斷橋之策宜乎武牢一敗而東京遂陷

况常清大言盡眾包合國忠之意而

帝還京師時祿山子慶宗尚宗女遂誅之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

子儀始見於此○十二月封常清戰賊于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

李愔御史中丞盧奕之子

徒未經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

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愔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

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亦許諾祿山使人執之及探訪判官蔣清

皆殺之突罵祿山數其罪願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

夫復何恨○制太子監國

書之何讓也事機危急以一女○平原

子之言而止欲無西南之行得乎

兵討賊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

羊丁世

十一代

唐玄宗

貴妃鄒王

討賊

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滕旨卿將兵防河津屬山西平陽府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問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及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河北二道河曾無一人義士耶李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

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懷賊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州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以舉兵誅祿山繼以弟泣士皆感憤諸郡共推真卿為盟主軍中皆呼為馬林之奇曰燕伐齊七十餘載皆為燕有初未聞忠臣義士有憂懷之氣也及于燭死節然後齊士靡然從之七十餘城復為齊有燕天下之人豈無忘義之心苟難難之際有一為習則聞風之人不從之者祿山煽亂河北二十四郡莫不守及真卿首唱忠義而諸郡多應然則唐室中興雖郭子儀李光弼之功而實則真卿為之也

殺高僊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土以翰有威名命將兵八萬以誅祿山與田良安等軍

進圍雲中拔馬邑凡書使歸功上也懷恩未保光弼心乎忠義者必書于儀仗河著光弼之為子儀屬也故特書兵

顏杲卿起兵使然則疑郭李難相統壹者過矣

之祿山至葉城屬定府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

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

曰何為著此謂著祿山所賜金紫也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

會從弟真卿遣人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

杲卿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則夕當至先平河北諸

郡先至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其

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郡六郡而已盧龍今永平府密雲今密雲縣屬

順天府漁陽今順天府皮今河南南彰德府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

邺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

其根抵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特發別將牛潤客知之以告

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是時朝

廷徵兵諸道皆未聞肅中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

廷得為之備兵亦精集

丙申十五載丙申七月肅宗皇帝正并安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書自

以許遠為監祿山始天子在上也○以李隨為河南節度使許遠為睢陽太守

與魚逐之時異矣刺定為太守者五惟許遠其功遠矣○賊將史思明陷常

其餘無非匪出者若許遠者其可謂無負矣山顏泉卿死之泉卿死節忠烈復陷九郡建國饒陽泉卿起兵纓八

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軍賊將圍攻皆至城下泉卿告急於王承業承

業欲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泉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

賊執泉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

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泉卿曰汝本

營州牧羊羯奴營州柳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

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

討賊恨不斬汝何為反也賊泉卿復謙比死

哀復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尚之古反則肉泉卿復謙比死

絕口賊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是諸郡復陷泉卿死節忠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是諸郡復陷泉卿死節忠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是諸郡復陷泉卿死節忠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是諸郡復陷泉卿死節忠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是諸郡復陷泉卿死節忠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是諸郡復陷泉卿死節忠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是諸郡復陷泉卿死節忠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是諸郡復陷泉卿死節忠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是諸郡復陷泉卿死節忠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是諸郡復陷泉卿死節忠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是諸郡復陷泉卿死節忠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是諸郡復陷泉卿死節忠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是諸郡復陷泉卿死節忠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是諸郡復陷泉卿死節忠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是諸郡復陷泉卿死節忠

以許遠為監  
陽太守  
許遠可謂無  
負  
泉卿忠烈  
著

顏泉卿死節

比死罵不絕

顏氏死者三  
十餘人

討賊恨不斬

哀復謙等

絕口

顏氏死者

三十餘人

於是諸郡

復陷

泉卿死節

忠

義之報

李光弼克常

張巡起兵

羊丁

十一代編



張巡大勇也  
兵

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至雍丘今河南令狐潮引賊精兵攻雍丘潮初為雍丘令奉縣附賊巡力戰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驚却開其本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糒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軍聲大振

一釋忠

一范華陽曰明皇之末朝無忠賢一旦賊起幽燕中原瓦解而廢泉卿首謀當山真卿假義平原李愔盡死其官守張巡以縣令起兵郭子儀鷹揚於朔方李光弼電擊於河北孰謂天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也其後興復唐室卒賴於忠賢焉

却人

以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叛之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隣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公誠資以上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

二名義

真卿為李萼

李萼為真卿

真卿遠近其節

深問李萼之策何如

郡如四肢無不隨所反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萼年少輕慮謂輕易也左傳輕則寡謀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遂請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崞音郭崞山之口在太原府崞縣西南道四十二里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于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地名然後踵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地名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去之路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

真卿克魏郡

真卿以書召

賀蘭進明

真卿不以爲

真卿不以爲

真卿不以爲

真卿不以爲

真卿不以爲

真卿不以爲

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乎衆軍李擇交等將其兵

會清河博平郡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縣名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

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按李萼之策善矣而唐諸將事未聞

欺○以賀蘭進明爲河北招討使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

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

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資之由是軍權稍移於

進明真卿不以爲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舍任意加

進明河北招討使

范華陽曰真卿先進明起兵又爲河北採訪使進明乃所部也要

與并力可也各其計善可也軍權稍移則過矣讓以堂邑之功則

又甚矣真卿爲是得非懲常山之賊乎賊將史思明所當由頗果

卿死之思謂二公過猶不及方某卿送俘京師也張通幽請行以

改宗族果卿若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臨賊君正應雷此相與協

力破賊乃可以日洗今行未有益如此則姦謀沮矣果卿既失之

真卿乃務下已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有可吝之策而以不情與

之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不以郭李鉞角而進明

是諺真卿忠義奮發而力

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

四月以劉正臣爲平盧節度使領平盧軍將劉客奴等遣使諭海內

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

子頗才十餘歲使請客奴爲質朝廷聞之以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在真定府大破之復河

北十餘郡時子儀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至

子儀光弼復

河北

郭李嘉山大

捷

魚陽路絕

哥舒翰

取績

不搖心祿山大懼遂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六月哥舒翰與

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州兵不滿四千皆

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

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相極堅

守况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論也要在成功何必務

速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

然續遣中使趣之翰不得已無庸勸哭引兵出關遇崔乾祐之軍於

靈寶西原

軍皆潰翰獨與麾下百餘騎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審將火校歸

仁執翰送洛陽安祿山問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

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

不顧

足以致自族也是以自古一人之取必至於國家俱亡此先王所

不顧

帝出奔蜀

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

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

外者皆委至咸陽日向山上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

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董奉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

有老父郭從瑾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請闕告其謀

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

民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

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

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臣九重嚴遠區區之心無路上

言

宋璟數進直

如

先王務延訪

思良以廣聰

明

宋璟數進直

言

如

先王務延訪

思良以廣聰

明

宋璟數進直

言

如

先王務延訪

思良以廣聰

草野必知有今日

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殺國忠亂兵耳何以伏誅書之蓋國忠敗亂天下罪惡積楊氏蠱惑其君召三惡禍一死皆不足以盡其責故綱曰正名定罪不以死於亂兵之故而盡上至馬嵬驛今與平縣正西三十五里有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上杖履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

劉恩正法

楊致堂曰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王鉞為色役使徵我僕領身錢帛百億以供官中宴賜則一海遍天下矣楊國忠以陳族也

于仲通劍南喪師二十萬人夫開邊患則壽又深于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勅則毒又遍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祿山以至叛反則毒又甚於兩河矣知是人安得不怒人君孰不有女寵而寵惑至此日非陳玄禮高力士掌誦勸以速殺則皇豈能斷而除之蓋亦迫於不得已耳

朝臣惟草見素一人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上將發馬嵬朝臣惟草見素一人父老皆避道請留上為之按轡久之乃命太子於後宜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叛也馬欲西建寧王倓音談與李輔國執轡馬勒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後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海內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唐平王倓倓倓子之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

二王與輔國勸留

羊丁世之預編卷之十八

十一代編 唐玄宗

四八

卷之十八

使人偵五正夏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厯

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

子曰西北諸胡吾撫之甚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面號泣而已又宣

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帝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

制會成都貢春練十餘萬匹上召將士論曰朕衰老託任失人致逆

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食符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叛涉至此勞

苦至矣朕甚愧之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

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練以備奔糧若歸見父母及長

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眾皆哭曰臣等死生從

陛下不敢有二上良久曰去留聽卿日是流言始息

分練以備糧

顏延之唐總論至玄宗曰隋失其鹿羣雄驍驍分山裂河皆為  
易李淵高祖以世民太宗為子提一旅之羣師奮跡太原使能正  
名仗義分擊二京以執子嬰於咸陽殲商幸於牧野則義聲之先  
路火烈然如而風發發孰能廣之乃活活皆獲設詐周眾臣附突厥

以為掩耳盜鈴之計雖能進克長安除隋苛禁而舉動之不中  
禮者多矣君子謂唐室初政無足觀者蓋以其詭正並用數而不  
蓋也然電擊八區鋒無前對圍折城而仁果降攻洛陽而世克  
據武牢而建德倖戰并州而武周走破山東而黑闥平伐江陵而  
蕭銑戮奮夷險芟荒之畧收白旄黃鉞之功而六年之間化家為  
國定宅九圍成功何速也開國之初定律令建學校奠先師擢直  
諫制租庸調法錄隋氏子孫釀化懿綱洪模碩畫皆足以興起人  
心孰非享國長久之道哉太宗以不世出之英主首建大謀佐父  
前平海內尺土寸基皆其功也不為兄弟所容不得已而有六月  
四日之事即位所行如日方升纖翳不作諫官入闕京官宿內惟  
勤惟儉以籌羣生山東早則行振恤閭中饑則救天下畿內蝗則  
出宮女而恤民至矣置弘文之館躬釋奠之禮而文教振矣錄刺  
史之名慎縣令之選申用人如器之論而舉錯審矣讀明堂圖禁  
答囚背謹三覆五覆之奏定失出入之規而刑獄平矣收瘞暴  
骸塋隋戰士而澤及枯骨矣靈威從魏徵諫疏比絃韋飛白荅劉  
垺而納諫容言之美德昭矣他如不受康國之附不要功也罷鄭  
氏克華之使速改過也毀巢絕芝抑符瑞也剪鬚和藥念功臣也  
鑿秦而止營繕恐侈泰也治安而反自懼防逸豫也帝範以賜太  
子端義方也賜絹以愧賍吏厲廉耻也黜萬紀之利賤貨殖也封  
北平之墓錄忠賢也諸苑中而吞蝗重稼穡也初詔勅未便者執  
奏示無殺也建府立衛肅紀振綱肇造區夏其功大弘濟蒼生其  
益多是以在朝除野熙熙如在春風和氣中終歲斷死刑二  
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齋糧而行仁義既效矣編結沮頽燠  
泉鬪剪髮懸首文身裸袒之國莫不梯山航海囊橐負延頸舉

鍾交臂屈膝而胡越一家窮髮為編戶矣黃世南聖德之論觀  
古王會之圖思呂才慶善之樂聞真觀政要之書善政樂景榮一  
時之史籍魏魏皇猷之昌天下少變者也議者曰器達類漢高  
武同魏祖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豈虛語哉惜其賜父臣虜選  
暑九成非孝也蹀血禁門推刃同氣非弟也亂弟之婦與之生子  
非醜也故君子謂其三綱不正有夷狄之風蓋以此也且欲殺田  
舍翁停婚卜碑而君臣之義以絕太子弗為限制以兆承乾之運  
而社稷之本幾搖處突厥於內地布列朝廷而內外之防以潰奮  
劍於洛陽之獵逞雄心於一獸枝瘡於遼東之師挫威聲於小醜  
而神武之畧以蕩十漸不終之太宗非復貞觀以初之政績而君  
子為之三致慨矣高宗以懦弱之資賴舅氏得續丕基首引刺史  
入閣問民疾苦詔獻鷹隼犬馬者罪之察道裕希旨而自咎觀胡  
人進戲而自戒矢心求諫尊禮大臣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奈  
何溺愛於長髮尼而忘父子聚麀之耻武媚入宮甫越月而大水  
繼作女寵之戒昭昭矣乃廢皇后立昭儀以垂簾二聖而棄太宗  
之法如掃塵蝶凍龍笑中之李猶用北門之學士反使忠良之臣  
吞聲赤族則亦寄生焉耳姓奴高宗小名也儒恐不能守社稷知  
子莫若父信哉中宗欲以天下與玄貞而天后廢徙於房州后以  
庶嬖之心豺狼之性一日太阿在手運動四海呼吸風雷女可殺  
子可殺醜死以兄可殺表兄惟長皇后可殺而何有於李氏哉於  
是爪摘黃臺肉腕諸李而李氏之禍危若朝露開苦密門撰羅織  
經周與來索之徒噴日搯腕相殺以虐而一時無辜者皆泥耳龍  
頭柳研揆音鳥輟招鷹飛懸髮薰目以求除死運緩其者改旂  
隸易服色立武氏十廟而文皇帝顛風沐雨之天下竟轉而為周

曰李敬業之師終麟王之舉無功孰有以其罪告於宗廟  
而誅此老媪者噫武嬰燕以女鏡男當時公侯卿相無不以男  
而事女補闕車載拾遺斗量時日之聖神虎窟燔蒼穹而房州之  
帝子久不見天日矣是時諸武分王而二十餘孫無寸土張昌宗  
易之二小兒為亂階向非狄仁傑張柬之取日之功鸚鵡折翼之  
夢則廬陵何有反正之期乎中宗橫羅酷廢可謂切骨之戒而復  
位之初情封欲期即與婦人共政而韋批復鳴禱產再振帝力懸  
宮中之雙陸信妖女之撓權竄殺五王擢用方士崇獎僧道請謁  
公行三思結寵而五狗株連封亂飛而三無坐處觀宮女拔河  
戲名觀燈市里卸梨園幸隆慶池以快淫佚甚至比曉羣小作和  
事天子觀哀楚客責魏元忠十罪之書則帝之下愚不移為何如  
積惡之極僅止毒身幸之幸矣太平謀立廢帝起兵以誅韋黨而  
社稷宗廟頽以不墜於地相王恬淡寡慾黃屋非心因子隆基之  
功以御少帝之座是時太平抗政而帝惟一妹是聽向非蚤傳儲  
位其不啓中宗之變者幾希矣宗路基揮室劍而履瑤圖攘內難  
而啓新命是謂開元度奉遺訓手振宏綱而政績所彰卓有可紀  
定官制汰僧尼黜酷吏行鄉飲酒禮罷員外檢校官禁女樂而  
宮嬪敘友于而教骨肉交麥於苑中躬耕於典慶焚珠玉錦繡於  
殿前選名臣為刺史禁酷吏之干孫抑祥瑞之奏復臺諫對仗奏  
事之儀姚宋張韓諸相相與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誦寬抽肝披膽  
共佐昇平而帝亦開胸靈臆任用弗貳寧瘦貌以肥天下二十餘  
年之間政如水霜過舉者少故淳風美化盈塞區宇弓矢積武庫  
之塵老穉錫桑麻之影行者萬里不持寸兵而號稱至治焉然令  
百官休日選勝行樂而逸志萌寵任宦官門施榮戟而奄人用貴

羊丁止也百編卷之十八 十一代編 唐玄宗 五

方土張果聞空中神語而左道倡偽口密腹劍之奸成羅錡吉  
 之酷孽楊王環芙蓉之面寵阿摩山赤心之兒崇揚右相國恩泰  
 山之勢啓揚五家奢競之風置梨園子弟而霓裳羽衣之曲新求  
 海南珠翠而鴛鴦鴻鵠之禽至立仗之馬有片而露塞矣觀左  
 藏克溢而賞賜濫矣以姚思義為檢校進食使而祖龜子命矣一  
 日殺三千宰相以刑措賞而恩威倒矣俾折衝上下魚書而武備  
 弛矣蕃將代漢將諸道節度用胡人而精兵咸戍於北邊矣邊功  
 不怠南詔喪師而元元權權鋒紀鎬之毒矣凡亡國敗家之事靡  
 一不舉是開元之時一玄宗也天寶之時又一玄宗也廟精於前  
 意荒於後廢不有初鮮克有終帝之謂矣胡虜以百戰駟勇乘說  
 欲起匪旬輦動衝入揭解值中國清耗鈍耗之後而鬪剪我王室  
 傾覆我國家處我邊陲水流鳴咽白骨相撐而大河以北無堅  
 城山下蓬鬼花鈿委地五十年太平天子親犯塵霧崎嶇於劍門  
 道上烏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悲悼雖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  
 噫吁戲危乎獨道  
 難胡為乎來哉

太子至平涼

府名屬西道

時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

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俸畧識其姓名朔方道近上馬全

盛裝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眾皆曰善通夜馳

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糧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

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益振○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山不意上遽西幸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

殺妃主皇孫數十人陳希烈以晚節失烈

與張均張均等皆奔祿山以希烈自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

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劉正臣襲范陽不克

不克矣何以書于義也正臣殺

賊僞帥以平盧歸國正也于是子儀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

陘留王備守常山劉正臣將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帝幸普

安以房瑄同平章事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

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瑄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

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為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

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即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

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四知之矣即日以瑄為相○

裴冕無二

裴冕無二

劉正臣范陽

劉正臣范陽

劉正臣范陽

劉正臣范陽

劉正臣范陽

劉正臣范陽

劉正臣范陽

劉正臣范陽

劉正臣范陽

劉正臣范陽

劉正臣范陽

劉正臣范陽

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息書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

裴冕同平章事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守也杜鴻漸迎太子就

之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

兵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在朔方郡今寧夏靈州按營長驅移檄四

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太子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

牋未識請遵馬嵬之命上發馬嵬宮信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

曰將上皆閩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峻嶮從殿下遠涉沙漠者冀尺寸

之功願陛下勉徇衆心為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

位於靈武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德

歐陽修曰女子之禍於人者其矣自高祖至於中宗數十年間唐

晉文廟唐社既絕而後續中宗不危其身章氏遂以族滅玄宗親

太平向其成也及修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樂而溺其所

以忘其所可戒至於竟身失國而不悔者其始

終之異悍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歟

范華陽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之義父何以討

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長然三綱不立

無父子君臣之義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耻古之王者必正其身

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故以

正萬事難矣其享

國長久亦曰幸哉

何致堂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

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

臣之義豈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身有以來之耳唐高祖睿

玄之逼不兒幾故也明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又不父

子不子豈非後

世之大鑒歟

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

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悍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

裴冕請人致

此咎

肅宗為諸人

所移

裴冕請人致

此咎

肅宗為諸人

所移

十一代編 唐玄宗

流芳



李泌至靈武

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承總天下節制太子書印位復書以太子

何讓遠也馬寇之發留太子東討賊而已至是則制下

以天下兵馬元帥命之然則太子即位非有所受明矣○李泌至靈武音至何吾辟也於是遣使召之曷為不書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召泌非可召而至者此綱目之特筆也

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嘗謂之先生後隱居潁陽

省入登封縣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屬河南府

李泌固辭石相之命

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相

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相

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相

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相

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相

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相

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相

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相

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相

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相

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相

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相

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相

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相

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十一代編 唐玄宗

唐玄宗

商中六矢而不動  
方知足下軍  
人倫天道同  
併共貫

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絕城說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  
潮軍大乳交墨而避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  
於城上與潮相問語未絕賊弩射之商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  
使牒問之乃大驚悉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  
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  
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逃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

張巡可以  
相

胡政堂曰人倫天道同條共貫秦漢以後學者不能知也而忽之  
言及此則巡之才識豈特能收守軍城而已乎殆可為恨也

以魏九達表  
靈武  
諸道狗國之  
心益堅

尚書兼御史大夫并致赦書亦以魏九達之真卿領下諸郡又遣人  
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狗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子儀  
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上

人存興復之

謂李必曰今子儀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  
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劉其方土之與之使立社以黃土  
直以白茅茅取其潔所以供祭禮

太宗欲復古

制縮酒之用黃取王傳之子孫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  
者覆責四方之義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

太宗賞功以

何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為今之計莫若

賈問李必  
封有二官  
何如

疏也爵士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

賈士以賞  
外夷請助討

制哉上曰善○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助者何非借也祖宗德澤  
在人夫民故外夷請助討

五時理財

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方今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最

用兵財賦為

多乞假臣一職可使重無乏用上皇稅以為租庸使

丁南湖曰玄宗寵用韋堅楊慎於等經營財利以滋侈心而致大  
蜀之禍矣顧乃即於蜀中聽第五琦而復興財利何哉然琦能本  
加民賦而國用以饒則其收  
時之力不可以韋堅等論也

十一代編 唐玄宗 五五 流芳錄重鈔

上皇遣使奉冊寶海國聖也天子以金如靈武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

曰吾兒應天順人君復何憂乃命章見素房瑄奉傳國寶王冊詣靈

武傳位時開元掌制誥賈贇子賈至當讓册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

為之辭今命册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按肅

七月即位于靈武至八月玄宗命章見素等奉誥詣靈武傳位肅尾

共三十六日耳孟少待遣使上請俟命下而後即位不名正而言順

武冊詣靈武胡為欲速而見小刑以何

鄭詹泉曰按綱目分注曰靈武使者至蜀而不言肅宗遣使奉冊

即位是肅宗子臣之道兩失而不知有君父也大書曰上皇遣使

奉冊寶如靈武是玄宗君父

之道兩失而俯奉於子也

安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初上皇每離安先設太常雅樂笙

部立部明皇分樂為二部堂下正奏謂之坐部伎繼以鼓吹吹云聲北秋馬

後以聲鼓吹亦軍中樂馬上奏之故唐以鼓吹吹部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散上聲明皇為

樂定章后之縣頗有預謀者及即位命寧王李范監學以抗富

以山車陸船載樂器往來又山官人舞霓裳羽衣明皇時河東節度

羽衣曲十二篇凡曲終必遞唯此曲將終引聲益緩又教舞馬百匹啣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

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

驅舞馬犀象詣洛陽

司馬淵公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

食不耻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

患殫耳目之患窮聲技之巧非徒娛已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

已有窺窬之心卒使鑿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

人適足為大祿山宴羣臣於凝碧池在陝西西安府盛奏眾樂梨園子弟往往歎

歎傷感泣下賊皆露亦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

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按金安藏雷海清皆以樂工

所不憚此見塗人可為馬矣唐忠○祿山聞竊日百姓乘亂多盜庫

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錄兩之

舞馬御盃

聖人以道德為麗  
聖人以仁義為樂

雷海清擊

太子大將軍

物無不窮，詐連引搜捕，枝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二州名俱屬至於岐巘二州名俱屬皆附之。至是四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方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在陝西，西不過雲陽今。

西不過武功 縣名屬 西 江 淮 秦 請 貢獻 之 蜀 之 靈 武 者 皆 自 江 淮 取

上津 縣名屬 湖 路 抵 扶 風 今 鳳 道 路 無 壅 皆 薛 景 仙 之 功 也 時 景 仙 為 陳 倉

元帥 長 史 建 寧 王 倓 英 果 有 才 畧 上 欲 以 為 元 帥 李 泌 曰 建 寧 誠 元

帥 才 然 廣 平 兄 也 若 建 寧 功 成 豈 可 使 廣 平 為 吳 泰 伯 乎 上 曰 廣 平

家 嗣 也 何 必 以 元 帥 為 重 泌 曰 廣 平 未 正 位 東 官 今 天 下 艱 難 衆 心

所 屬 在 於 元 帥 若 建 寧 大 功 既 成 陛 下 雖 欲 不 以 為 副 同 立 功 者

豈 可 已 乎 太 宗 上 皇 即 注 事 也 乃 以 廣 平 王 倓 為 元 帥 諸 將 皆 屬 倓

聞 之 謝 泌 曰 此 固 倓 之 心 也 上 與 泌 出 行 軍 軍 士 指 之 編 言 曰 衣 黃

者 聖 人 也 衣 白 者 山 人 也 上 聞 之 以 告 泌 曰 艱 難 之 際 不 敢 相 屈 以

官 且 衣 紫 袍 以 絕 群 疑 泌 不 得 已 受 之 上 既 服 此 豈 可 無 名 稱

出 懷 中 敕 以 泌 為 侍 謀 重 國 元 帥 府 行 軍 事 泌 固 辭 上 曰 朕 非 敢

相 屈 以 臣 以 濟 艱 難 耳 倓 賊 平 任 意 高 志 泌 乃 受 遣 使 徵 兵 回 紇

後 回 紇 遣 葛 羅 支 將 兵 入 援 發 明 貴 華 賤 夷 春 秋 之 法 肅 宗 急 於 討

賊 欲 借 兵 於 外 夷 以 張 軍 勢 肅 宗 曰 書 徵 兵 回 紇 後 徵 者 追 發 召 命 之

詞 不 使 中 國 屈 於 夷 帝 如 彭 原 解 合 監 陝 上 與 張 良 姊 博 良 姊 性

意 得 上 打 子 聲 聞 於 外 李 泌 言 諸 軍 奏 報 停 壅 上 乃 潛 令 刻 乾 樹 鷄 為

子 樹 子 即 木 耳 樹 朽 則 生 乾 則 不 欲 有 聲 良 姊 以 是 怨 泌

痛 心 嘗 瞻 之 時 也 而 於 軍 旅 之 中 與 婦 人 嬉 戲 豈 非 以 位 為 樂 乎

衣黃聖人

衣白山人

衣紫絕群

李泌辭官

外 打子聲聞于

刻乾樹鷄為

此痛心嘗瞻之時

十一代編 唐玄宗

十一代編 唐玄宗

五十一

疏云李泌

蕭宗以位為  
樂  
寶冊至自成  
都

蕭宗之志不及遠矣  
享國不永此其兆與  
寶冊至自成都章見素等奉  
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  
中原未靖權  
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  
襲羣臣固請上不許真於  
別殿朝夕事之  
如定省之禮

事實冊定  
省禮  
房瑄以天下  
為已任

胡致堂曰置軍別殿事之  
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為皇  
帝先欲建中  
官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  
乘危傳襲吾誰欺欺天乎  
上素聞房瑄名虚心待之  
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  
上為之改容由  
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  
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  
專決於胸臆諸  
將拱手避之○上皇賜張  
良妙女官七寶鞍李泌曰  
今四海分崩當  
以儉約示人良妙不宜乘  
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  
賞戰功上遽從  
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上  
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  
未已今陛下從  
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還  
長安臣是以喜極而悲耳  
上又謂泌  
曰良姊上皇所念朕欲使  
正位中官何如對曰陛下  
在靈武以羣臣

家事皆符上  
皇之命  
天子以四海  
為視聽

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良姊出  
是惡泌及倓○制諫官言事勿自宰相德李林甫及楊  
國忠之專權也  
○尹起莘曰天子以四海為視聽况諫官又天子之耳目而可令其  
言事先自時幸乎故特書與之

十月朔日食既

胡致堂曰蕭宗始政清明未有大過而謫見於天若是其大何也  
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慾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  
之辨蕭宗乘危取位愛張良姊任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泌不敢  
自安則三者皆失之矣是以功業不遂而禍亂繼作天之示人豈  
有一毫之替乎使其克謹天戒以  
正厥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加第五琦山南等道度支使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江漢而上  
至洋州令漢中王禹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權鹽法國用

以饒○以房瑄為招討節度使與賊戰於陳壽斜地名在  
歐陽敗績瑄喜  
賓客好譚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暨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

蘭進明詣行在言於上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

建明以王衍  
房瑄

房瑋復自  
將復兩京

房瑋復自  
效古法用  
兵何如

房瑋有高志  
無實分

將軍真壯士

房瑋居之忠

謂中華今房瑋專為迂濶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  
行之比也上由是疎之瑋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瑋悉以戎  
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進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  
陳壽斜瑋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賊順風鼓噪牛皆駭賊縱  
火焚之人畜太亂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存者四千而已

范華陽曰房瑋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疎之而猶以為將帥是不知其臣也瑋以說見疎而猶以討賊為己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瑋而瑋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死之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  
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收俱絕城陷  
擒興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  
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  
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詣闕塗炭生人火丈夫不能剪

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於

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

鏹殺之罵不絕口○末王璘及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誅之遺

者肅宗也書上皇何肅宗起取大物故末王啟保有江表之心細日書討而不以肅宗主之所以致自反不縮之嫌也初上皇

命諸子分總節制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

江陵薛瑒等為之謀主以為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宜據金陵保有

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勅璘歸蜀璘不從上乃使高適等共圖璘

後李成式討璘○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原長史龐

璘敗走而死堅殺之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

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

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

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

上皇命諸子  
分總節制

策問李泌  
料敵何如

兩軍繫其四將

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効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故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十里疲於奔命必成擒矣上悅○張良姊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姊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置之倓不從

此非人子所言

唐肅宗世書上皇所書肅宗或取大姓姓末王也  
肅宗世書上皇所書肅宗或取大姓姓末王也  
肅宗世書上皇所書肅宗或取大姓姓末王也  
肅宗世書上皇所書肅宗或取大姓姓末王也  
肅宗世書上皇所書肅宗或取大姓姓末王也

臨淄李純卿

草創

不拜謝

遷

補遺

陽明王守仁

覆詳

鳳洲王世貞

會纂

大蘭李樂

增修

屬巷文安之

是正

妙擬蔣方馨

閱訂

員宇張起鵬

梓行

肅宗皇帝

名亨玄宗太子因祿山之亂即位靈武克復兩京

在位七年壽五十二隨上皇相繼而崩葬建陵○帝以國

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可謂賢矣然張良

姊李輔國專權謀殺建寧王倓劫遷上皇以致李泌遠引

且用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以關中官掌兵之彙不思經遠

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則其他可知矣

丁酉一載

書至德二載恒也其不善何議也何議議始之不正也始無所受其不正也其矣

正月上皇以李

麟同平章事上皇既稱太上皇改制為帝矣而又以李麟同平章命崔

圓赴彭原○安慶緒殺祿山綱目書殺而不書其父者祿山既祿山

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自是不復觀物性益燥暴嚴莊與安慶緒謀夜

遣闖豎李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腸流血數斗遂死慶緒尋

即位祿山欲以雙妾子慶恩代慶緒

殺建寧王倓建寧王之死書李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姊有

寵陰附之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一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

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內懼謀去輔國

及良姊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姊婦人委曲順

之亦何能焉

胡致堂曰肅宗為太子厄於林甫二十一年其憤懣危困多矣

其父慈於宦女聽讓殺了音不知成方在滿越也

而忠賢是賴乎不然無自而有興復之理也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賊

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初安慶緒使尹子奇

寇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入睢陽與許遠兵合賊悉眾逼城巡督

將士晝夜苦戰凡十六日擒賊將殺士卒眾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

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

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二月帝

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

聞車駕至從賊中自叛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

域之眾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胡致堂曰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

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舍上皇而西行矣今

大計未就復念晨昏棄遠獻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

此計非獨李泌言之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四人所見蓋不約而

一

事有大小緩急之序  
欲速見小利之過

十一代編 唐肅宗

一



四人所見不約而同 肅宗不能用二人之謀

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疆兵據富資益驕橫

暴 寢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三月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

公張九齡 惜之也 皇思張九齡先見 冊改 九齡曰祿山

祭之厚卹其家 劉友益曰 豐豐敗而後祠楊震 唐太宗祿山反而後祭九齡皆事後之思

尹起 幸曰無庸東之禮則子胥之諫不驗 泚水之敗則王猛之

言不售 太宗思魏徵於代遠之後 玄宗思九齡於奔蜀之餘 忠臣

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有死耳 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 勳以此

痛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 子奇引兵圍睢陽益急 張巡謂將士

人設空卒五千餘人 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射 蒿為矢中 聲者

喜 乃收軍還 四可以郭子儀為司空 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

散卒田是官爵輕而貨重大 將軍告身一通 經易一醉 凡應募入軍

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詎華陽 官爵者人君所以取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 君以

為貴而加于君子則人貴之矣 君以為賤而加於小人則人賤之

羊丁止三頁編卷之十一 十一代編 唐肅宗

官爵不可輕

用

房維且黜門

容鼓琴

帝王當修德

以罪亂

南夏相與

全

進明不救張

進明具食延

雲美

齊雲尚食不

下咽

齊雲尚指示

信

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饒名器此弊政之極也唐室不竟宜哉

房維罷以張鑄同平章事宿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不以職事為

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廷蘭鼓琴廷蘭因是大招

權利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編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

道場於內鑄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

之○山南東道節度使魯元奔襄陽時賊欲南侵江漢朝元貶郭子

儀為左僕射子儀因敗績請開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睢陽為

賊所圍城中食盡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特進

明在臨淮擁兵不救曰睢陽存亡已決出兵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

請以死謝大夫進明愛雲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

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疆兵曾無分災救心

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日霽雲既不能

進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中咸為泣下○初房瑄為相

惡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而以許叔冀為之都知府使俱兼御史

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

為叔冀所襲也

胡致堂曰進明可謂不思矣巡遠危迫我能救之功名不在我乎

誠有真於叔冀者直以事理騰騰馳命可也退疑與悞忠我不立

豈不辱乎房瑄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廢退之以為才

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其勳於此心以馭人難乎功業之遂矣

九月廣平王傲郭子儀收復西京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

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

其子葉護等回紇俗號太子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即陝西廣

平王傲見葉護約為兄弟因率郭子儀李嗣業僕固懷恩等與賊戰

于長安城西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賊將安守忠李歸仁

等皆遁大軍入西京長安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

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

其子葉護等回紇俗號太子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即陝西廣

平王傲見葉護約為兄弟因率郭子儀李嗣業僕固懷恩等與賊戰

于長安城西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賊將安守忠李歸仁

等皆遁大軍入西京長安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

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

其子葉護等回紇俗號太子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即陝西廣

平王傲見葉護約為兄弟因率郭子儀李嗣業僕固懷恩等與賊戰

于長安城西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賊將安守忠李歸仁

等皆遁大軍入西京長安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

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

其子葉護等回紇俗號太子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即陝西廣

平王傲見葉護約為兄弟因率郭子儀李嗣業僕固懷恩等與賊戰

于長安城西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賊將安守忠李歸仁

等皆遁大軍入西京長安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

言言

一池上庶歸金帛女子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傲拜於

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遠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

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

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漣水之東軍民胡

虜見傲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

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箠呼悲泣○遣使請上皇還京師上謂李泌

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京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

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

表言白馬蒐請留靈武勸進今日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

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

酒同榻而寢泌因請去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

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

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

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

且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

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此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

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

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廣平王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

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

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

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

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

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

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

葉護驚躍

下

廣平王

華夷之主

衆人

李泌請

表

就孝

酒

去

臣

以

且

乎

曰

之

輒

心

下

明

聽

摘

四

李泌請黃臺瓜辭

十一代編 唐肅宗

五

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姊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其後成

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詔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鄴侯不事肅宗  
勸賢有四事  
鄴侯得出處  
進退之義

胡致堂曰鄴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金身姊輔國表裡相結既無除之之道寧捨相位而隱於山林莫若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奈何日進數百言而肅宗終不諭耶於是固請而必去矣為國以勸賢敬大臣為重勸賢以去讒遠色為首張后寵於內輔國專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卑亦可知矣嗚呼鄴侯亦可謂得處進退之義者也

高啓曰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克善其死至於肅宗之昏德宗之忌而太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誰之功哉一李泌而已耳當是時假有功也而李輔國嫉之謂無過也而張延賞構之二子蓋岌岌矣顧泌居其間左右彌縫累數千言皆出於至誠盡忠之意委曲惻怛有足以惑人者故聽之悔且悟不覺其泣下也迺知天性之良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掩者持患無君子以發之耳苟皆得泌則

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然計遠生致洛陽而綱目已書其死者遠雖不死於睢陽然未幾亦死於京師故綱目等而書之見其均為死節之臣固不可以先後而異觀也

羅雀掘鼠  
睢陽江淮之保障

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茶與紙也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

羅雀掘鼠

食音嗣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

張巡將署  
許遠死節  
何如

知必死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厲也鬼也以殺賊城遂陷巡遠

張巡將署

俱被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殺之巡且死顏色不亂死

張巡行兵不依古法

年四十九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

張巡

故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  
應卒在於呼吸之間而勅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  
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  
不亦可乎每戰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將士莫敢不死戰  
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  
與眾共其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比鎬  
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按忠義傳子奇執巡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  
守義者烏肯為我屈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  
小節降巡不屈又脅齊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  
齊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巡遠霽雲雅陽  
至今祠享  
號雙烈廟  
劉友諒曰巡遠之死異時異地此其並書之向解惑也遠之死節  
雖明抑又與巡同加追贈然當其時巡子去疾已有異議矣李翱  
傳巡事復不及遠焉綱曰並  
書之所以破千載之感也  
歐陽修曰張巡許遠可謂烈士矣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城抗方張  
不制之虜變其喉牙使不得稍食東南牽制首尾小大數百戰雖

張許可謂烈士矣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城抗方張

天以完節付二人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子義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安慶緒  
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以拒官軍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自  
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  
回紇夾擊之賊大敗慶緒奔河北般所獲唐將哥翰  
等三十餘人而六許遠死於偃師  
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  
萬匹以賂回紇乃止觀收二京回紇之功為多然綱目止書廣平王  
及子儀而不書回紇者一則尊中國二則抑夷  
狄三則不與回紇之有其功四  
則戒後世不與夷類共事也  
宗尤務欲速不為遠謀至使諸胡與之  
共事而倚以成功則未有不為患者也  
李泌歸衡山泌屢求歸山不巳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時克  
復兩

肅宗不為遠謀

京北遠請還山必有不足於中者夫肅宗寵張良娣任李輔國吳親於愛子且猶殺之况賈友乎此泌之所以必去也稱目書之不特情泌之去亦以譏肅宗之不悟耳

司農卿

推波助瀾

胡致堂曰嚴莊既同祿山叛君又殺慶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于此者手既受其降又官之則當時亂臣賊子笑何必以新舉也殆猶推波而助瀾歟

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帝入西京此書入何入者曰外而老之辭也百姓出國

門奉迎舞躍呼萬歲廣平王假郭子儀來自東京帝勞之曰吾之國

家猶卿再造○以甄濟為秘書郎蘇源明知制誥書賞忠也初波都甄濟

有操行安祿山為採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

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外召之濟引首待外希德以實病白祿山

乃免後慶緒亦使疆昇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詣

遣詣京師上令受賊官爵者拜以愧其以濟為秘書郎蘇源

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考功郎中知制誥不污當其引首待外

之時寧預知不處以俟唐之克復哉綱目書濟無美詞亦以濟之所為固主若上之所當為也○二上皇還西京

上皇書還何還者上皇至鳳翔會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

奉迎

胡致堂曰父子天性也大利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之也當威儀備物采何必發精騎耶既啓其端於是露刃而切運者由慶之不獲安居薛毅之不得考其死漸生於世矣

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

表累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上廣平王假為楚王加郭子儀司

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追贈死節之士李愬盧奕顏

杲御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

人之家給復三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

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疆保江淮

李翰為張巡作傳

十一代編 唐肅宗

九卷下五

列拜愧心

國家出興再  
以甄濟為秘  
書郎  
甄濟引首待  
外

濟固君子之  
所當為

上皇不以甲  
兵自隨

興慶宮以  
郭子儀為  
司徒李光  
弼為司空  
謝表

李翰為張巡  
作傳

功過相掩

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眾議由是始息○以良姊張氏為淑妃書志亂始也○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安慶緒忌史思明之疆欲圖之思明遂以所部十三州來降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滄州今屬河間府瀛州今為河間府安州今屬保定府深州今屬真定府德州今屬濟南府棣州今屬武定州雖相州未下相州今屬彰德府河北率為唐有矣○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垍死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均為汝長流嶺南均為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

肅宗以恩賜

明恭不以一其言公義

胡致堂曰張說父子於太子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行則由皇之慈也今肅宗以生全之恩專歸說垍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歟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代私怨蓋不以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為肅宗者正均垍之非而為說置後其庶幾乎

戊戌乾元元年

復以載為年

二月以李輔國兼大僕射

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

大赦改元盡免百姓今載祖庸○三月徙楚王俶為成王○立淑妃

張氏為皇后○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更名豫上謂知制誥李陔曰成

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如何陔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

不勝大慶上意始決○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史思明反

殺范陽副使烏承恩張錦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彊則眾附勢

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至是李光

弼以思明終當敗亂陰使圖之思明遂殺承恩而叛按肅宗既納恩

以承恩為思明所謀陰使圖之以致謀泄遂殺承恩既夫信於已

降之虜又歸罪于死事之臣欲以服奸雄之心豈不難哉

丁南湖曰玄宗不聽張九齡而寵安祿山此覆轍之烟戒也肅宗又不聽張靖而寵史思明父子拒賢信奸何其一念之相傳耶

十一代編 唐肅宗

九

疏今存

以魚朝恩為  
觀軍容使

八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以郭李不可以相統而宦官乃可以統郭李于唐世宦者例不書而於此獨書之所以病肅宗也綱目等先附于諸節度使揭子儀之名於其上固以子儀為可安慶緒初至鄴猶據七郡兵糧豐備上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吳興平李負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路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以九節度之舉而以一宦官臨之不亦辱乎相州之敗其原蓋在

觀軍容之名  
自此始  
惟此之敗其  
原在此  
郭李不世出  
之謂

范華陽曰風沙衛殿齊師殖紳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以諸侯之師聞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使宦者為之手是辱天下之眾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眾棄之其不亡亦幸  
胡致堂曰肅宗以李郭難相統屬俱召入朝而授旨意使以相下齊務為先光弼本子義備裨必相推奉九節度之師成功矣矣

然俾二公分統殊方而進亦其次也而必使宦人處置果可意乎

十月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慰撫將士曰就祭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叙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

憲問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書平盧廢立由於軍士自是楚州殺刺史河東殺節度行營殺都統不可勝書矣  
司馬溫公曰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肅宗道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罰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以位而授之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篋之使士卒得以陵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民墜塗炭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乃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西征不庭無思不服豈非貽謀之遠哉

已亥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二月月食既  
書之者張后亂既之禍且以不其不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書九節度之兵潰而不書子郭

九節度副都  
兵潰

終之兆也



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諸軍既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官軍與史思明刻日決戰未及布陣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而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河陽今改爲孟縣屬河南保東京戰馬甲仗遺棄殆盡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稱大燕皇帝○制停口勅處分書子之也以口勅處分則是非得失孰從審復其悖謬不言可知今下制停之停者是非則用者非矣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立帷幄宣傳詔命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白司皆因輔國闕白口爲制敕付分施行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參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勅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勅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肅宗之政其可紀者諫官言事勿白宰相一也制停口勅處分二也其所而已矣○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魚胡恩惡子儀因

李光弼代郭子儀

肅宗可紀二

李揆子參禮

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十卒滄池邊中使請留光弼

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望塵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

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兵馬使張用濟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康元實曰君以兵請郭

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白口何負于君乎乃止○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懷

恩從郭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十月李光

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

河陽使騎將劉龍僊挑戰殺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

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撫

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橫流而渡曰亂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

失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僊易之殺罵

如初孝德瞋目大呼揮矛躍馬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疋每

日出於河清浴之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疋繫其駒於

此非大將所爲  
孝德流而  
白孝德  
安閑

郭公何負於  
君  
懷恩勇冠三  
軍

治軍嚴整  
樂子儀之寬  
憚光弼之嚴

高李官馬人  
敵  
意

光弼厚待李  
日越  
光弼厚二將  
何易

短兵置鞞中

城內侯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  
之入城思明怒屯兵於河津今河南孟津縣是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  
水渡以備之光弼謂諸將曰賊將高庭輝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  
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論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  
越曰李光弼長於悉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齊濟為我取之不得則  
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穎曰夜去矣日越  
曰失光弼而得希穎吾死必矣遂請降希穎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  
待之任以心腹高庭輝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  
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  
庭輝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惡奪之矣時光弼屯中潭登  
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申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  
戰以短兵置鞞中曰賊以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成賊手萬一不利諸

光弼不遺餘  
力  
子儀渾洪重  
厚  
子儀所以不  
可及  
光弼亦近是

子儀收復兩  
京

君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死也率諸將致死擊之賊將大潰思明  
乃遜按思明已降光弼使烏承恩潛殺之而致其再反是時若子儀  
子儀而劣光弼大抵以  
才不如德偽不如誠也  
胡致堂曰中潭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得一勝向若不罷郭子  
儀使與光弼犄角圖思明賊必可平矣史言魚朝恩惡子儀而不  
言所惡之事竊意子儀渾洪重厚不為關尹屈此固朝恩之所惡  
子儀所以不可及者也使子儀奉承朝恩以固權位雖禽思明平  
河北未免枉尺而直尋工良之所不為而謂子  
儀為之乎光弼之見惡於程元振也亦近是矣  
庚子元元年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以郭子儀領邠  
寧鄜坊四州節度使時党項西羌等羗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  
寧為鄜坊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討  
以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子儀收復兩京功不  
細矣相州之潰咎在  
無帥而聽朝恩之請召還京師至是則假復兩京處名以鎮之知假其名而不知用其人獨何心哉○四月史思明入  
東京○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

晉書 卷之十九

之胡廣○以京兆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晏善

治財利故用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天子宮上皇愛與

慶宮在陝西西安府唐南內也玄宗建之自蜀歸即居之上皇多御長慶樓在興慶宮西北隅

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

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且興慶宮與間間相參垣

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又得杜絕小人上不聽

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如西內居其露殿在陝西西安府唐西內太極殿

高力士流巫州今改沅州屬湖廣辰州府陳玄禮勅致仕上皇不憚寢以成疾

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輔國之惡

宗既不能謹之於初烏能裁之於後上皇之遷始雖不從所請然未

幾專輒行之上皇不敢拒肅宗不能詰反以其言順適其意遂至慈

父孝子兩不相保此言任小人之禍也

胡九峯曰巫蠱之謗啓於堯母承乾之誅成於偏愛自古亂臣未

有不窺人君之際而逢迎以遂其奸也肅宗當君父播遷之日自

於靈武即位當特之臣已窺有無父之心而懷離間之謀矣却

遷之舉豈非肅宗昏之典使宗誠有愛親之心則輔國之罪可

誅也顧乃慈勞之耶以春秋之法加之其能免於

自劫之罪乎雖哀慕成疾而至於死亦不足道也

七月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書不果行

日為魚朝恩所阻事竟不行也而以一朝恩沮之而止惜哉

胡致堂曰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

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為安史所

有猶為是計不亦晚乎朝恩力沮其行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耶

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勅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平之劉展攻淮

東節度李岷岷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曰處位尊食祿重臨難而

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眾固不發一矢而棄之

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李岷悉以兵事授之後五月田神功擊

劉展斬之餘黨悉平

辛丑二年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邠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或言洛

羊訂世史通鑑卷之廿九 十一代編 唐肅宗 九

魚朝恩以為信然

光弼浴陽賊

李輔國亂業  
見薦已  
管可斷宰相  
不可得

中將士皆燕人从戎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於上上勅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懷靡下皆蕃漢勁卒亦附朝恩言中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與懷恩將兵攻洛陽思明引兵薄之官軍大敗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大懼益兵屯陝○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思明猜忌殺人不保其部將路悅縊殺之朝義即位朝義思明之子也無寵思明愛少子朝清常欲殺朝義而立清故有是謀○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輔國未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少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州臣衛之○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信義神之小術以子更制改號可以致福而弭禍惑也○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授官舉人自代始此○建子月十一朝太上皇於西内自輔國初

遷於是論年矣始一書朝從以脅於張后故也又五月而上皇違世肅宗之非何以自贖哉

初李輔國與張后同

李唐諷肅宗  
朝上皇

謀遷上皇於西内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恠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法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内至是始復朝

范祖禹曰賜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則失其所以為剛則制於柔肅宗失其所以為君故制於小人女子至不敢見其父而况能保四海乎

我輩曾不及一馬

諸頭殺節度

壬寅寶應元年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劉景山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人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上以景山無御失所以致亂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是歲絳州突將王元振以儲積不克發行營都統李國貞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節度使朝廷皆因而授

羊丁世... 肅宗... 卷之...

之

尹遂昌曰所貴乎天子者為其能守上下之分嚴等級之殊也唐宗在唐雖能克復二京然紊亂名分實始於此蓋自前日平盧置帥由軍士廢立於是軍權歸置遂至牙將殺刺史軍殺節度使行營兵殺都統皆不問朝廷有處置之命或付之不問或就軍中所欲立者授以節鉞自是而後承襲為常至於唐止而後已君子觀綱目前後所書則知唐之止也由於藩鎮而藩鎮之禍實始於肅宗下陵則上替

其來非一日矣

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時絳州諸軍剽掠不已乃

命子儀鎮之時上猶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

外不見陛下日不曠矣上召入卧内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初李

國貞治軍嚴明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乱子

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

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

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

河東事以委卿

宰相豈受一卒之私

郭子儀誅王

皆奉法○甲寅太上皇玄宗崩于神龍殿在陝西西安府唐西内大

年七十八上以寢疾發哀於内殿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豫監國○

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不書弒而書殺以張后不婦而初張后與

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欲殺輔國廢太子内射生使

程元振與輔國謀遷張后於别殿使者以太子命偏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服丁卯上聞宮

中兵亂驚怖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交于憫

魏華陽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

妻于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胡致堂曰張后從帝遊于艱難令不聞二帝既不以道終又欲

陷太子於大惡而立其所愛其不尸戮也幸矣肅宗即位八年自

李必既去制勅蓋出輔國之手及其父也惡之而不能去知張后

而而驚怖死子嗣于而大闕而不正其始而謂之中與唐室可乎

而君道失殺齊王從而父道虧目臣書而深病之儼微郭李唐

之克復未可知也

太子即位輔國引太子去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特功益橫明

十一代編

唐肅宗

卷之七十九

號為尚父而不名

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

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請

輔國輔國亦晏然處之○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以一宦者而

又兼中書長官則唐○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書使何

室之卑從可知矣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彊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

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徑趣徐州使充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

義大破之○七月郭子儀自河東入朝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

任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慰撫之子

儀遂留京師○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是時輔國未除而元振遂

輔國已生矣宦寺之○九月回紇舉兵入接思明既死餘孽僅存郭

子儀○十月以雍王适

志以州降上遣中使劉清潭使于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先

是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可汗可汗請與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涼州

上令往見之懷恩為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說遣使上表請助國

討朝義乃以雍王适為元帥上欲以郭子儀為副程元振魚朝恩

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戊辰諸

軍發陝州懷恩與回紇為前鋒與李光弼李抱玉等數道並進壬申

官軍至洛陽北郊賊將數萬立柵自固官軍驟擊之賊眾大敗朝義

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使其子瑒乘勝逐朝義累戰皆捷

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烟火累旬不滅十一月露布至京師○盜殺

李輔國書盜殺李輔國不知所請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

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十月壬戌夜盜入其

羊丁廿五日... 唐書宗

可為小人稔惡之形

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劫右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為刻木首葬之頭西山曰輔國專恣兩無幸不免成

伊遂昌曰李輔國驕天子遷上皇其國母其罪大矣按法行辟死有餘幸代宗乃遣蓋殺者何無夫以天子而行盜賊之謀是亦盜賊而已矣

公私特在利已不利已之間

胡致堂曰不平輔國專橫者必心術不欲顯誅之者私意也必與私特在利已不利已之間人君可不慎乎天張后正值中宮猶太子之母也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福后下賜幽而殺之其為太子大矣而猶謂為功乎

子儀以官諡懷恩

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大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已亥以懷恩為河北副元帥按公之功烈蓋世懷恩入其麾下偏裨乃謂其河朔有功而遂以副元帥讓之可謂不矜不伐厚之至也

代宗皇帝 名豫初名儼肅小太子也嗣位一十七年壽五十

三葬元陵○帝平亂守成尊尊煇子儀不聽兒女鬪房之爭優容李僕二將隱忍以除李輔國元載程元振魚朝恩之害足為中材之主然潘鎮陸梁上陵下替養成亂階紀綱

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為之也

藩鎮皆切齒元振

癸卯廣德元年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流來瑱於樞州殺之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請瑒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樞州賜死由是藩鎮皆切齒於元振

代宗初政如此

尹起莘曰來瑒試有罪邪宜可其誅誠無罪邪則不可移今無故因諍而殺之代宗初政如此其以荒令天下宜乎他日叛將援之以為口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僊殺史朝義傳首京師僕固瑒等追及史朝義於莫州今首二圍之朝義屢出戰皆敗選精騎五千自北門

犯圍而出李懷僊遣兵追及之朝義躬受縊於林中懷僊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首還後李懷僊者史朝義之將也朱希彩者李懷僊之將也李懷僊者朱希彩之將也懷僊殺朝義希彩亦殺懷僊亦殺希彩先是朝義殺思明思明殺懷僊懷僊殺朝義希彩亦殺懷僊亦殺希彩先是朝義殺思明思明殺懷僊懷僊殺朝義希彩亦殺懷僊亦殺希彩

唐代宗 十七

其故何哉天道好還長谷以蒙而玄宗之昏淫縱惡於前肅代之始  
河北諸鎮息養惡於後者也。偶燕自李承慶而起玄宗天寶丙申借號至德丁  
節度使何百為慶緒乾元已亥史思明明登奔之上元辛丑為朝義至今廣德癸亥其  
李懷僊為河北諸鎮節度使二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洛

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魏博藩鎮  
始傳五世至田弘言入朝七年復為更四李懷僊仍故地為幽州盧  
姓傳上世有州七日貝魏相成各守衛

龍節度使盧龍藩鎮自懷僊以史朝義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  
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切置高等及李寶臣

張忠志賜名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荷莫無事因而授  
之

范華陽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將也使李郭為將  
少月如是乎

回紇歸國書歸國何幸之也知杜子美留花門之詩則知綱目書帛  
逆知其害故詩云胡塵論太行堆種抵京室○四月勅議舉孝廉禮  
虎門既須留原野傳蕭蕭言其為農桑室也

部侍郎楊瑄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事文辭自  
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  
士加雜文進士謂所試一大經併兩雅帖皆題而後試文賦賦  
各一篇文賦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明經

加帖括明經帖括謂所試一大經併孝經論語兩雅其他有差帖皆  
通者為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  
年長

人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其明經則誦帖括  
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樸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  
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

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謂才優而品  
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所經進士並停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

已久不可遽改事繁不行議者是之治道者有規  
范華陽曰自三代以後進士之云不本於鄉里李慶至唐而最極  
矣惟楊瑄之議近古可為當人祖述况先王所以致治之具

楊瑄請舉孝廉策其詳何如  
策問楊瑄請罷明經進士及所  
陳取士之策其詳何如  
楊瑄之議近古可行  
古可行



言言士女矣於考之廿九

先王所以致治之具

髮髯鄉舉里選之意

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

懷恩自訟六罪

欲盡舉而播之天下不亦難乎  
胡致堂曰臣嘗思漢唐之盛豈非本皇之德也及上負其德則復有問臣對策之文而無有與聖朝考之者其意何如也  
如此及瑋等皆可引行矣亦不聞再請豈意謂之也  
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初西東節度使辛雲京與僕固懷恩構隙奏懷恩謀反上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終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所構陷懷死殊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勇於陷虜臣歸臣斬之以示眾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場為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說諭回紇使赴燕難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頌又以來瑋之死深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臣實不能保家陛下豈能安國言甚切至上遣使慰諭之懷恩竟不奉詔

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蕃入長安吐蕃吐蕃擊之吐蕃遁去吐蕃吐蕃入長安郭子儀擊之而不言帥師是無名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及至奉天武功屬陝西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

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將軍有六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眾瀰漫數十里子儀

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過之竟不召見上方治兵而吐蕃已渡便橋上舍粹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吐蕃入長安剽掠府庫市

里焚廬舍長安中蕭然一空郭子儀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屬陝西今速往收之北至商州行收兵合四千子儀乃立

諭將士以共雪國耻死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又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蓋田屬陝西觀虜勢全緒書則擊鼓張旗熾夜則多燃火以疑

子儀泣諭將士

元振得子儀請兵

子儀泣諭將士

子儀泣諭將士

子儀泣諭將士

子儀泣諭將士

子儀泣諭將士

子儀泣諭將士

子儀泣諭將士

子儀泣諭將士

子儀泣諭將士

十一代編 唐代宗

子儀却吐蕃

以子儀為西京留守

子儀可兼任

子儀忠義精誠貫日月

子儀度量宏偉

子儀可為人師表

吐蕃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子儀時為中書令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

數至矣虜以為然悉眾遁去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京畿遂安肅宗

李輔國使交子夫婦皆不相保此代宗所切齒者也而又寵一程元振使之掩蔽虜寇御過奏請遂至社稷幾亡嗚呼闕宦之禍至此唐

末如之何也已

胡致堂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閑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代宗於闕尹之言受命如響於進退子儀如符奴

諫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獨子儀無疆於胸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

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真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書放歸讓失刑也元振編權自恣人畏之

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

以時奏致上狼狽狼狽大頭銳頰白高前廣後狹亦狼屬生子或欠

之狼狽神異經曰狼是二者相附而行離則躡也故人倖速無謂謂無前足附狼而行

出幸上發使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

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

胡致堂曰人臣之義無以有己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先蓄戒入

乘乘播越而為兵之制累下乎光弼雖憾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

視不顧其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譴大則畏死耳誠能辱馳

蹇發殺退虜賊再安宗社元振雖欲蓄思誣罔亦豈能盡奪公議

哉元弼不忿小忿以吳大節不學之過也

大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犬戎犯關虜虜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

焚陵寢武士無一人至者此將帥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

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豈得高枕不

為天下討罪人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然後削

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寸斬以謝陛

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十一月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後元振流漆州

胡致堂曰孔子曰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元振於代宗雖有保

護之功而逃國誤朝幾危宗社於是而羅其輕重肆諸市朝則代

宗之心如天地日月天下見之而王道惡矣今不以宗社為念而

專念其保已夫蕃戎入寇不以聞子儀請兵不召見虜至便橋者

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天下見之而王道著

柳伉請斬元振

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何如

羊丁

元載術真卿

用卿不早故及此

分廂居北軍之右

十二月上還長安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術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書著代宗尊寵初肅宗以內侍魚朝恩領神策軍使悉以其軍歸禁中然尚未得與北軍齒齊列是魚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浸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代宗舉四海九州之衆皆制於一屬宦之手使禁兵合內外之兵權以歸之他皆聽制朝野門生天子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卒以亡唐甲辰二年立雍王适為皇太子○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為

將士思  
何面見汾陽  
其素而思

東節度等使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掃早之至爾公與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東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如汾州懷恩之將數萬悉歸之成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僕固瑒為其下所殺其將無解白懷王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及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逐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雲州子儀傳瑒首詣闕群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以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具禮葬之功臣皆感歎

代宗責已厚

代宗誠不能

范華陽曰代宗之責已也厚其待人也恕而誠不能感物何也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諛聞得行乎其間故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言示人而人亦疑政治昏亂恩威不立也三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自喪亂以來汴水汴河湮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二州名梁州今漢中府洋州今西鄉縣俱屬陝西道道險勞費乃以劉晏為

劉晏具陳漕運

漕運惟劉晏為首

後來皆遵其法

光弼後兵不赴國難君子病之故雖有太尉副元帥之官削不復書以為能思其職則不若是矣

至而代宗幸陝李光弼遷延不至而代宗反子恤其

聖世厚君臣之際深何如耶

何如耶

河汴江淮以東轉運使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

接德以給禁軍德徐醉反承成秀也官厨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

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

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惟晏為首後來者皆從其法度○七月

稅青苗錢給百官俸○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光弼卒止善醫謚何致不滿也代宗播越

光弼後兵不赴國難君子病之故雖有太尉副元帥之官削不復書以為能思其職則不若是矣

初上之幸陝也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

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

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光弼

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

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

成疾卒

李郭亦名

李郭亦名

李郭亦名

李郭亦名

李郭亦名

李郭亦名

李郭亦名

李郭亦名

李郭亦名

李郭亦名

李郭亦名

李郭亦名

伊起莘曰事君有大義不可擇利害而為之光弼為中興元帥以畏讒疑沮緩於勤王雖有他美亦莫能續故大臣不可以不慮而利害之念重地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子儀自河中今山西

入朝會涇原二州名涇州今因之原州今為鎮原縣俱屬陝西平涼府奏懷恩引回紇吐蕃十

萬衆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召問方略對曰

懷恩無能為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

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

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十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

戒嚴諸將請戰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

彼以吾為怯必不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

者斬子儀夜出陳於乾陵唐高宗墓名在陝西西安府乾州之南未明虜衆大至虜

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懷恩之南寇

此亦效京師之一奇

此行有安京之功

郭子儀以尚書令謝

表

李抱真不欺

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栢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

武則懷恩有反顧之慮此亦效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

遽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眾歸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

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

受凡前代柄臣或自加其官而復辭不受綱目悉書之以譏其偏子

儀以太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

乙巳永泰元年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澤潞即昭德藩鎮也

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今山西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

贍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

試謂總閱武習武備也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

遂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為諸道最

歐陽修曰史稱李抱真為將臣之良而抱真乃其從弟也抱真尤以忠賢顯者其所長豈但練關步乎代宗時建言起用郭子儀

敗僕固懷恩德宗時攻山悅破朱滔等功種種可錄况乎生節行一無所虧故屢從征伐而得以令終焉

三月命文武之臣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除

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

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耻也因請

詰橫兵革冗費上不能用○四月以裴諤為左司郎中何以書嘉服

裴諤不對權裴諤不對權之河東租庸使裴諤入奏事上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諤不對復問

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為陛下見臣必

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劍南節度使嚴武卒嚴武書爵非褒美之也武三鎮劍南厚賦歛

窮奢侈專殺戮毋數戒之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然

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畿內麥稔書譏取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

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平盧將李懷玉逐

此古什一之法也

此古什一之法也

十一代編 唐代宗

三

乾亨

姑息藩鎮

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賜名正已逐節度而為節度唐之姑息至於如此此

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僊收安史餘黨

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朝廷專事姑息

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羈馬絡頭縻牛韁言人被牽制如馬牛之受羈縻也○九月置

百高座講仁王經譏李汙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金為菩薩鬼神之

狀導以音樂幽薄自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僕因懷恩誘回

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追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十月回紇受盟而還

吐蕃夜遁細目連年昔懷恩回紇吐蕃入寇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

俱入寇懷恩以朔方兵繼之子儀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以扼其衝

要上從之淮西李忠臣得詔亟命治行諸將請釋日忠臣怒曰父母

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耶即日就道懷恩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

誠領其眾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為國大患上猶為之隱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回紇吐蕃合兵圍

涇陽縣居涇水之北故名今屬陝西西安府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

吐蕃聞僕固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子儀知之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

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

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吾與回紇契

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郭晞叩馬諫曰大人國之

元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

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

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太師藥葛

羅可汗之弟執子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

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

子儀全德所致  
子儀有功于唐  
子儀可謂社稷之主

李忠臣日就

子儀守涇陽

郭公在此可得見

郭晞叩馬諫

子儀

子儀

子儀

子儀

子儀

子儀

子儀

子儀

子儀

十一代編 唐代宗

三十四

死於

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

天以賜汝不可失

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

捐棄也不做斥言死故託言以辭

是以敢與之來

子儀執酒為誓

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敢與令公戰乎子儀乃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

見一大人而還

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與子儀執酒為誓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

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縣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

一上賢於數十萬眾子儀其度幾

胡致堂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雖窮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眾力盡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夫豈可偽說而使倖哉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亦幾與

子儀自耕百畝士卒不勸而耕

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丙午大曆元年正月勅復補國子學生

復補何久廢也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

明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

遂廢故有是詔○二月釋奠於國子監命宰相率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第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

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遠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

陝州別駕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者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

太宗著司門式

羊丁丑五

十一代編 唐代宗

三五

疏奏者皆

林甫復起於今日

彭簡不能為理

事皆咨秀實後行

字校之大辱

成均當用名儒

執易升高座

笑者不可測

請道節度使

上壽

飲怨求媚

庸謂之大臣

而不名

子儀囚暖待

罪

癡狂家翁

問房之言何足取

不圖以百姓為本

明上積善以致福

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闕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

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天下之士從

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

今日也陛下儻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亦無及矣載以為誹謗貶

之○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為都虞侯卒有能引弓重

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

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

美○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宜者判國子監此古今學中書舍

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

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

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

玩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

必取之於人飲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卻之上不聽

丁未二年二月郭子儀入朝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

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暖曰汝荷乃父為天子那我父薄天子不

為謂輕天子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為

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耶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暖入待罪上曰鄙

諺有云不癡不蠢不為家翁兒女子問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仗

暖數十○魚朝恩作章敬寺朝恩以賜莊為章敬寺以資太后冥福

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舒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

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

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

勞人以禳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不

報○十二月郭子儀入朝時益發子儀父塚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



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

人專朝廷乃安

此乃大譴非人事  
子儀人莫能及  
致斷矢折  
子儀可與權  
子儀諸子皆奴材  
子儀諸子皆奴材

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戊申三年春正月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徵李泌於衡山

是時元載專於外朝恩橫於內其不能用必可知矣  
矣故從恒  
辭書徵  
泌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過之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為相泌固辭○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

節度使李懷仙詔以希彩知留後

已酉四年正月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

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東甲以從子儀

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

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

管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胡致堂曰元載設友問特欲離魚郭之交爾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已盡人裕然有餘也其心以若命為主以天命為斷一聽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感方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感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極見朝恩而深有以感動其心者也

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是

月冊以為崇徽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董晉為判官至回

紇回紇索市馬賄晉以直言責之其眾環晉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

十一代編 唐代宗 二七

不致有甚矣

意大國○十月杜鴻漸卒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葬

胡致堂曰鄧哉杜鴻漸之貪也雖好佛而不悟其要佛氏以了死為一大事君子則不取口若其見道則臨死之時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也曹子疾病易箆而死君子之不肯一息安於不正乃如此此始可謂真悟者矣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得全而歸之然後為孝豈有將死而髡首以為達哉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議貪位也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為相受命之際蹈舞仆地未幾而卒

庚戌五年三月魚朝恩伏誅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

奏事以必免為期朝建廢置有拂意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曰善圖之勿

反受禍上以寒食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左右縊殺之尹氏謂代宗刺除元惡宜復太宗舊制內侍不置三品然後盡收兵極歸於將帥庶幾禍根斷絕今則不然遽更宦者因仍自若若此為唐室不救之禍豈不深可歎哉

按肅代以後藩鎮變故最多今依新舊唐書考據為圖以便觀覽云

# 唐藩鎮圖



魏博	至田悅反
盧龍	至朱滔朱克融反
鎮冀	至王武俊反
淄青	至李師道反
橫海	至李同捷反
宣武	至李萬榮死朝廷別議代
彰義	吳元濟反
東川	劉闢反
浙西	李錡反

十一代編 唐代宗

流沙

唐平盧成 德相肅未明

天下事有不 由我 策問代宗 元載誅魚 朝恩得夫 何如 代宗誅朝恩 唐室不救之

代宗之為為畏武

以楊綰為國子祭酒

求官贈河北

通大校以箱

受書

胡致堂曰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輔國元振朝恩相繼掌兵氣勢隆重然代宗去之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喜怒如何耳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為最武然而就其言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漢之于初之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以楊綰為國子祭酒徐浩為吏部侍郎浩貪佞傾南方珍貨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眾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

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書名而已丈人不得

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篋之上舍贈絹十匹其威權動人如此○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時元載

以泌有寵於上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叅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

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泌能力辭宰相於肅宗曲留之際至代宗召

為相泌又固辭今乃屈佐外藩何哉借使是時不為元載所容復歸衡山足矣何必下喬入幽自處藩僚之末哉

范華陽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知元載不可任而不能退乃以稔其惡而誅之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約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

辛亥六年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栖筠性方挺無所屈喜獎善而樂人攻已短于寺甫元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奏凡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

部無得檢勘上亦從之然亦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

細范華陽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扶君以為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為乃立黨以之如敵國然主勢不已乎

以韓滉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歛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歛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

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蕃積始充

癸丑八年九月召郇模人見郇模姓名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辨髮持

竹筐篋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子一字為一事若言

無所取請以席裹尸野篋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

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郇模年三十子一字為一事

尹起莘曰郇模一布衣而得召見代宗若可與有為者然所獻之言未聞有所施行則亦徒然而已果何益哉

吐蕃寇涇州郭子儀追渾瑊拒卻之吐蕃入寇瑊將步騎五千戰于

宜祿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亦敗子儀謂諸將曰敗軍

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以雪耻渾瑊

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救其罪使將兵趣朔方虜

至百城返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

殺二千人虜遂遁去

敗瑊之罪在我

胡致堂曰造令至敗者史抗也而渾瑊以為已罪受命禦寇者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歟然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己以武侯武侯街亭之敗馬謖不用命因戮之而自請其罪及郭公之德度觀馬人之相越遠矣

郭公德度何如

元載奏請城原州請後書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蓋惜之也綱目不

綱目不以入

國家西境盡潘原盡於潘原而吐蕃戎推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

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

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

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

分兵守石門木峽二關名在平涼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

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

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

遂寢詔以永安公主妻田華田承嗣之子也上欲固結其心

奈何用一書生語

而承嗣益驕慢

代宗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有欲姑息反以納侮甲替甚矣此公卿大臣之耻也

甲寅九年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泚至蔚州有疾諸將請還泚

曰死則與尸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留闕下以勇滔知留後許

之

乙卯十年郭子儀入朝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

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

也今子儀入朝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

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田承嗣反陷相州初貶承

嗣發諸道兵討之李正己按兵不進李寶臣襲盧龍軍上嘉寶臣之

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之百練承倩詔擲出道中王

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况寇平之後召歸闕

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終唐之世

不能取

范華陽曰寺人貂鼠沙衛皆以寺廢國喪師承僧一恣其虐諸鎮解體巨增連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言也過干諸風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擁兵十萬雄據東方藩鎮皆畏之是時魏博田

承嗣成德李寶臣與相衛許嵩盧龍李懷仙及梁崇義相與根據蟠

結踏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

仁一聽其所為雖在中國各藩皆實如蠻貊異域

正志曰唐亦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寓之於農居處教養畜材持事動作休息皆有節且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則子孫雖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弭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且遂至於區區焉唐有天下二百年而兵之天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區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因擬唐以  
楊紹常家  
同平章事  
謝表  
楊紹清簡餘  
戚樂皆獨

德  
楊紹清名儉  
陳問唐不  
楊紹而郭  
今公減樂  
黎幹皆獨  
何如  
死王正心  
身而天下自  
三人事類而

初元載以化進者多樂京師惡其偏已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  
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紹表乃奏增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

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李林甫

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衮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

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七月司徒文簡公楊紹卒

之漸黃者正其身以率物也綱曰前書維平章事  
初無美詞至是雍卒書官書謚始足以表其賢  
上方倚楊紹使釐

革弊政會紹有疾卒上悼痛之甚謂群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

朕楊紹之速也

人服其公始輔政聞風靡然自化者○以顏真卿為刑部尚書

不可勝紀世以此楊震山壽謝安云

屬之○九月以段秀實為左庶子使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

清儉空無孀妾非公會不嘗飲酒聽樂○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

丁巳十二年三月誅元載元載多納賄賂賂會有告載圖不軌者上賜  
之曰盡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斷棺棄屍○四月以楊紹常家同平章事紹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  
毀其廟主

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  
駟從

又養馬人名曰騶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  
侈池觀堂室

當持第一 亟毀撤之

范華陽曰楊紹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能正  
已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

自治孟子曰一正君  
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朝致堂曰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  
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抑德化服之心者非也謂子儀有陽威  
跋端之能  
者亦非也

初元載以化進者多樂京師惡其偏已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  
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紹表乃奏增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

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李林甫

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衮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

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七月司徒文簡公楊紹卒

之漸黃者正其身以率物也綱曰前書維平章事  
初無美詞至是雍卒書官書謚始足以表其賢  
上方倚楊紹使釐

革弊政會紹有疾卒上悼痛之甚謂群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  
朕楊紹之速也  
人服其公始輔政聞風靡然自化者○以顏真卿為刑部尚書  
不可勝紀世以此楊震山壽謝安云  
屬之○九月以段秀實為左庶子使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  
清儉空無孀妾非公會不嘗飲酒聽樂○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  
先是霖河中鹽池多致是  
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

縣令字人之官

御史朱放視之損三千餘畝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

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藻計俱貶而不問澆

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藻計俱貶而不問澆澆面欺置而不問是刑罰出於平賤而不行於

貴近

貴近 蔣鎮還奏瑞鹽如澆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應

靈慶池時人醜之

靈慶池時人醜之

戊申十三年正月勅毀白渠支流碾磴

戊申十三年正月勅毀白渠支流碾磴小事特書美無私也漢武帝時白公穿渠引涇水灌田故

曰白以既田昇平公主有二禮請存之上曰吾欲利蒼生汝識吾意

曰白以既田昇平公主有二禮請存之上曰吾欲利蒼生汝識吾意

當為衆先公主即日毀之○六月龍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

當為衆先公主即日毀之○六月龍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

相害者以為瑞常袞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為

相害者以為瑞常袞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為

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茲邊

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茲邊

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袞爭

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袞爭

袞由是惡之○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袞由是惡之○十二月郭子儀入朝日實應元年午至是子儀凡七嘗入朝此子儀所以為純臣也光

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以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詔

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以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詔

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首出之於外軍府乃安

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首出之於外軍府乃安

胡致堂曰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情哉翁有未盡者人臣之罪莫大於矯詔而奪主帥之柄既伏其詐所宜按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邪

胡致堂曰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情哉翁有未盡者人臣之罪莫大於矯詔而奪主帥之柄既伏其詐所宜按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邪

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藻計俱貶而不問澆

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藻計俱貶而不問澆澆面欺置而不問是刑罰出於平賤而不行於

貴近 蔣鎮還奏瑞鹽如澆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應

靈慶池時人醜之

戊申十三年正月勅毀白渠支流碾磴小事特書美無私也漢武帝時白公穿渠引涇水灌田故

曰白以既田昇平公主有二禮請存之上曰吾欲利蒼生汝識吾意

當為衆先公主即日毀之○六月龍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

相害者以為瑞常袞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為

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茲邊

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袞爭

袞由是惡之○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以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詔

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首出之於外軍府乃安

胡致堂曰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情哉翁有未盡者人臣之罪莫大於矯詔而奪主帥之柄既伏其詐所宜按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邪

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已孔目官吳曜因而構之奏曇扇動軍

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

子儀悔之悉薦於朝曰吳曜也我遂逐之

胡致堂曰子儀平素少過失惟殺張曇逐高郢為盛德累雖然不旋踵而悔盡改其事蓋子所謂如日月之食者子儀之謂歟

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賜元載自蓋藉其家因言

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本是石凡十種色近世亦有火成者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

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為人心小善

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

十一代編 唐代宗

流秀家重集

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豈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  
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  
尚書○田承嗣卒以其姪悅為○淮西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  
臣詔以希烈為留後

已未十四年正月以李泌為醴州刺史上欲大用李泌常袞曰陛下  
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情且以為刺史  
使周知人閒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丁南朔曰代宗徵泌衡山復屈之藩僚及召見又聽常袞之言以  
為醴州刺史夫鄴侯之賢代宗知之久矣雖大用之以為相可也  
何必試之一州俟報政而用之耶然則袞之言乏休休有容之量  
帝之聽失任賢勿貳之誠矣  
五月帝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太子即位在京陰中動遵禮法食馬齒竟菜  
根不食鹽酪

賀善曰代宗之篇所可錄者謝裴諸召排模嫉懷恩女三事耳雖  
能罪三宦諫元載其初亦由寵任之過而其末又皆未得為盡善  
焉然專事姑息遂殺主帥命為主帥遂焉  
後來故事唐卒以亡其可各不亦多哉

丁南朔曰唐自太宗以後幾平無唐者屢矣至玄宗而社稷以危  
足為中興賢主竟其卒也何反不如代宗之全身保國邪蓋玄宗  
平禍亂而驕代宗歷禍亂而懼代宗自少從其父祖流離顛沛出  
入干戈矢石間誠所謂操心危慮患深者故於李光弼僕固懷恩  
則皆追念其功而優容以待之於元載程元振魚朝恩李輔國則  
雖知其當殺而隱忍以處之緩圖紓究而不致輕發以動其卒於  
元程魚李四凶皆能以次除  
之此其所以全身保國也

閏五月常袞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初至德以後天下  
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常袞為相思革其弊四方  
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濫崔祐甫代之欲收特望推薦

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入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  
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謂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  
日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之未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司馬胤公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  
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用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用之亦  
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  
遺亦多矣必也舉之以舉之舉之以公而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

十一代宗

代宗

代宗可錄三事

崔祐甫除官八百人

用人無親疎  
新故之殊  
崔祐甫為相用人得



失何如

又何遺賢廢官之是病哉

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書尊見子儀之可尊也而上以

山陵近葬期伊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

日君獨不為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

新即位以為群臣附之者眾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

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澤州今屬山西刺史李鷄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

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

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先是諸國累獻馴象上口象費豢養而違物

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荊州在陝西富平縣西南之陽又縱豹豨鬪鷄獵犬之類

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二州名俱淄川軍士至投兵相顧曰

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吾以養人為

德宗行事無

頗少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上素知其

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薤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上怒杖

公超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

受

德宗矯代宗

之六

范華陽曰德宗矯代宗之失而深懲宦官之蠹豈不明哉然其終

也舉不信群臣而惟宦者之從委以禁兵而其後人主廢置遂

出於其手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矣何其明於知父而闇於知已

乎蓋德宗所以深矯代宗之政者皆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

懇之心以守之其

以劉晏判度支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上素聞滉培克過甚

故罷其利權出為晉州刺史而以晏兼之至德初第五琦權鹽以佐

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

策問劉晏

權益之法

度何如

而人不厭苦大曆末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

其大半以鹽為漕備水運為漕顧直為備自江淮至滑橋率萬斛備七年緡自

淮以北列置巡按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遣使慰勞淄青

將士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

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

人人戴之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欲從之正己大慚服

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殺兵部侍郎黎幹狡險諛佞

與宦者劉忠翼親善恃寵貪縱皆賜死○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安史亂後法度廢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

之木妖殫耗財木事皆反常故稱為木妖上素嫉之于是毀其尤者○減常貢錦千

匹服玩數千事○罷權酒唐初無酒禁肅宗乾元元年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二年饑復禁酤非光祿祭

祝燕蕃客小飲酒

不妖

爾致堂曰知治體者欲罷官惟酒使民自為之量取其利雖亦盡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漸也德宗盡罷之莫矣况而牟利最急者知盡罷之未若勿權而予以予民之為也

以張涉為右散騎常侍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為侍讀

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為學士親

重無比至是以為右散騎常侍○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上方

斷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聖業聖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前為其所動信手以名用人之不可也琳太

原人性粗率粗率喜愾諧和諷戲也諧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

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

胡致堂曰上臣事君以人莫難於薦引之士宰相師表百僚莫大於進退之節當時可為相者李必須真卿也祐甫舍之而引炎至

於陽者廢務不上乞骸之請他人何責焉祐甫則不當然也

丁南湖曰以作賊之張涉而薦老聾疎闊之喬琳固不足責也獨怪崔祐甫作相自謂選擇自官不敢不詳慎矣及天子卜相乃以楊炎為器業夫炎為元載之黨故害用私其素習也祐甫曾不之

十一代編 唐代宗

上臣事君以

宰相師表百

僚

僚

知而所謂謂  
慎何在耶

沈既濟上選  
舉議  
選舉之法三

舉才咸得而  
官治

既濟之論可  
教其弊

入則擁笏垂  
魚

沈既濟上選舉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  
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  
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  
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文  
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

胡致堂曰銓選年格之弊天下莫不以爲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  
皆知之不及與益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  
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拔十  
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既濟之論亦可救其甚弊矣

曹王皋爲衡州刺史有治行觀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湖州始  
皋之遭誣在治泉在衡州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念太妃知之必驚惶  
憂戚故不以實告出

則囚服就辨罪人罪  
訟也入則擁笏垂魚魚所謂佩  
魚袋也卽貶于潮以遷入賀

楊炎知其直至是入相復擢爲衡州刺史然後跪謝告實○十

獨將必不敢  
動  
因小害而收  
大利

番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康等擊破之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  
兵疆恣爲淫侈朝廷患之而不罷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  
道入寇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  
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  
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必不敢動然後更收他帥使于

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八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

晟將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謂財賦皆歸左藏  
財賦皆歸左藏人主無私藏書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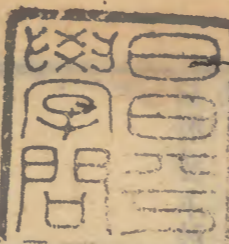
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監鑾侍以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奏盡  
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故久不出由是以

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領其  
事者皆蠶食其中盤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言於上言財賦者國之

財賦生民之命

揚英片言格主意

隱播對德宗為政之問



承徒有道賢人為誰廿九卷終

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以幾何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曰下詔從之矣以片言格人主意議者稱之按假公濟私小人之所以得計也諫天子出私囊斥奄宦此誠君子之為而揚矣○十二月立為之由是悅君心遷衆論而恩警之私無所不遂矣

宣王誦為皇太子○遣關播招撫湖南盜賊時湖南盜帥王國良阻山為盜遣都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惟得文詞于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

胡攸堂曰關播為楊綰所薦宜亦君子人矣對德宗為政之問言亦大矣何使德宗問以孰為有道賢人若何而可致播豈默然而已哉然播附盧杞而薦李元平則恐播徒能言之未必知有道賢人之為誰也其言雖大其事難行不以人廢言德宗勉焉也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

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或  
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履虎大臣皆不得知政之密非其  
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知幾何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  
為政上即日下詔從之矣以片言而人主意議者稱之後假公濟私小人之所以  
得計也誠天乎出表裏斥奄宦此世之君子之為而得矣 ○十二月立  
宣王誦為皇太子 ○遣關播招撫湖南盜賊時湖南盜帥王國良阻  
山為盜道都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  
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而皇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  
徵訪矣對曰此惟得文詞于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應  
請上悅

胡氏曰：聖德為揚雄所薦宜才君子人矣對德宗為政之問言亦大矣向使德宗固以執為有之賢人若何而可致播盜賊而巳哉然播招撫把而為今元季時恐播徒言之未必知有道賢人

